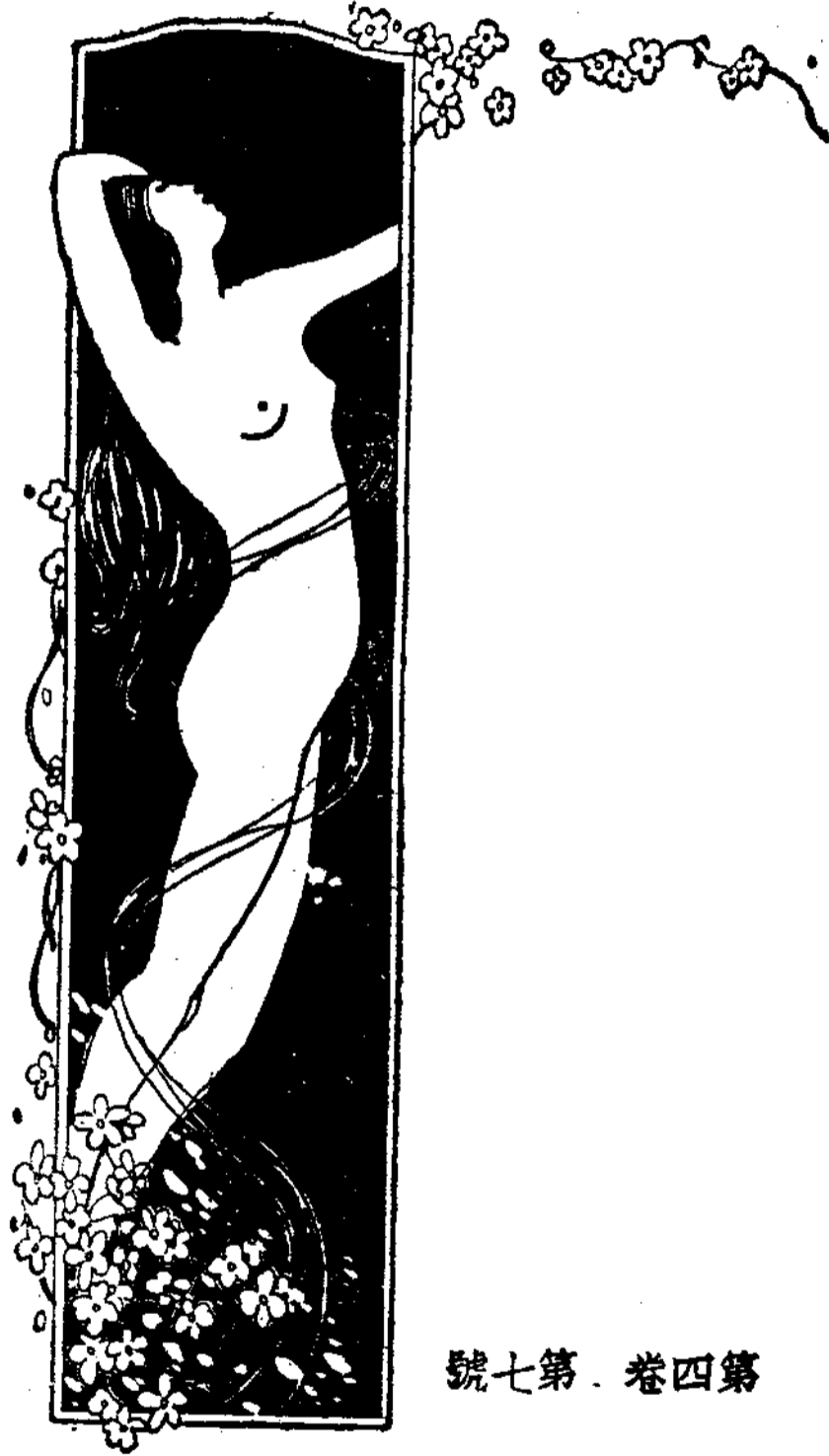


周瘦鵬主幹



紫
四
維
蘭

上海大東
書局印行

第四卷 第七號



烟香牌盤絞

坐對佳人
飽餐秀色
閒吸名烟
細領美味

▲印白錫包▼



吐血癆肺藥草

文人學士大都伏案作書。胸膈不暢。肺部尤易受病。所謂嘔出心血是也。且肺癆之起。初因寒暖不均。操勞過度。或神思多慮之刺激。遂生咳嗽。咳嗽甚則肺部傷。癆菌乘機侵入。遂患吐血之病。非尋常醫藥所可治療。

吐血肺癆藥草。採自西川。得之不易。功效如神。屢試屢愈。且性溫味澀。質地和平。曾經國民政府工商部註冊審定。及上海特別市衛生局化驗證明。確有殺滅癆菌之特長。誠為治各種肺病之唯一良藥。請君試購一二服。即有奇效。且知斯言之不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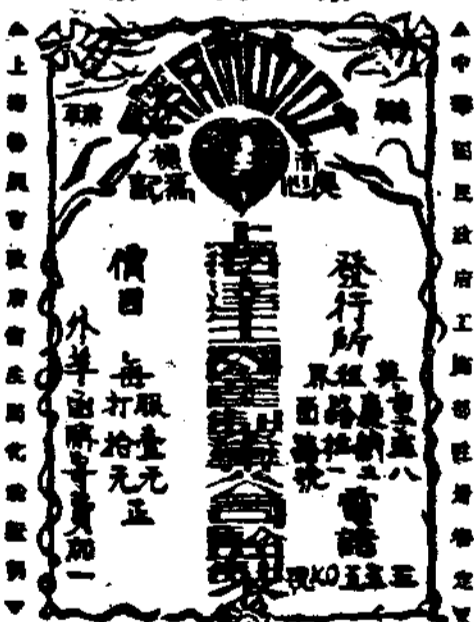
主治

病者福音

肺癆肺炎 勞傷肺癆 痰喘咳嗽
 婦癆童癆 新久吐血 體虛鬱悶
 痰中夾血 損傷吐血 各種肺癆

每服一元
 每打十元 (外埠函購寄費加一)

上海英租界孟納拉路八二二號 達生國產製藥公司啟



(標商心良上袋封明認請)

大光明影戲院

◀靜安寺路五四號卡爾登跳舞場原址▶

◀電話三三六八——三三六九▶

●開映有聲影戲之宣言●

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之影戲界。爲一大革命之影戲界。樹新旗幟。開新紀元。羣焉趨重於有聲影戲。無聲之影戲。漸成落伍。本院有鑒於此。爰不惜重金。特向美國購得最新式最完備之慕維通有聲機（附維他風）一座。組織極繁複。與前此他家所用者。截然不同。其發音之正確。之優美。之清晰。得未曾有。并已更換特大銀幕。以期盡善。此機之裝置。在上海影戲院中爲開山鼻祖。其精美與偉大。亦可自居首席而無愧色。美國所有最著名之有聲影片。亦已一一在訂購之中。本院抱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志。將以最良好之有聲影戲貢獻於國人。凡百君子。幸垂察焉。

雙龍名茶

本主人向親赴各省名山。選辦各種紅綠名茶運輸歐美。歷八十餘年。信昭中外。茲為利便國人起見。特在南京路開設雙龍茶店。專售龍井。碧螺。兩前。祁紅。寧州。普洱。雙薰。巖茶等品。以及各種花朵雙龍牌各種紅綠聽茶。並備有美術鐵聽福州漆罐。江西磁瓶。竹錫聽子。以便顧客選擇裝載各茶送禮之用。又新出**便宜茶**一種。紅綠俱備。色香味均臻上乘。每包淨重二兩。祇售銅元十枚。由各煙紙店各雜貨店代售。購者不勞跋涉。

先施新新
永安冠生園
各大公司及各
南貨店均有出售
茶食

上海南京路西首
雙龍茶店謹啓
電話六二四六五

紫羅蘭第四卷第七號目次(一)

圖畫

山裏人家

煙柳

有所思

莫干山之夏

莫干山之夏

塔影在水

臨流卜宅好鄉居

胡伯翔攝

張珍侯攝

王日生攝

張珍侯攝

胡伯翔攝

陳傳霖攝

陳傳霖攝

文字

憶秋娘……………天虛我生

醉靈日記……………陳小蝶

天問……………胡嫣紅

小品……………張慧劍

酒後的甜吻……………王警濤

心漢開雜記……………趙眠雲

紅鷓泣血錄……………金俊仁





(二) 紫羅蘭第四卷第七號目次

雙劍奇俠傳正論……………范煙橋

少少許集……………周瘦鷗

▲黑暗中

曼殊上人姪女蘇紹璋之死……曹恩藻

革命外史紫蘭女俠……………漱六山房

第七回 匝地雷震大聲驚老卒
彌天勢利小吏得優差

荆棘江湖……………姚民哀

第三十七回 訪名師小住武林城
捉私鹽出醜雲間府

方多麥士傳……………張碧梧

第十七回 斗室槍鳴強徒顯身手
長街燈闌偵探逞心機

婦女的樂園

▲吟邊絮語

陳家慶女士

▲洞仙歌

陳翠娜女士

▲消夏雜詠

鮑君女士

▲夏夜

王曼雲女士

▲我還是愛他

星雲女士

培德
領帶



培德領帶

為最有信用美術化的領帶
各種襯衫花色數百種

為最完備之西裝用

品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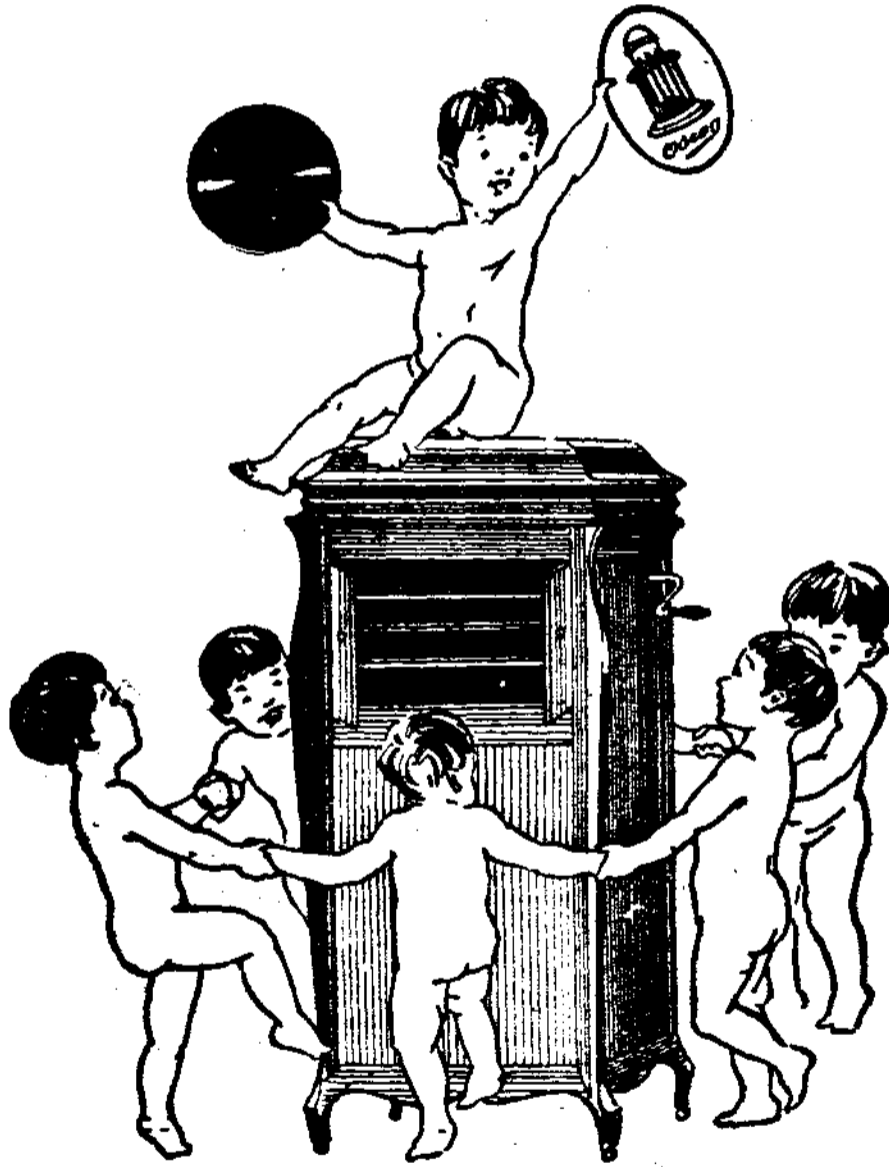
總發行所南京路勞合路

對面大慶里內

分公司四川路九十一號福利對面

高亭唱片
 銷全國
 邇皆知
 收諸名伶
 手名曲
 不調高響
 歷歷如真
 家庭備
 之可娛
 心悅耳
 悶消愁
 家不誠
 備之恩物也

高亭唱片為家庭中唯一恩物





本公司所製新裝
為中國婦女服飾之總源

創中國未來的美的裝束

上海靜
安寺路
斜橋總
會對面

雲裳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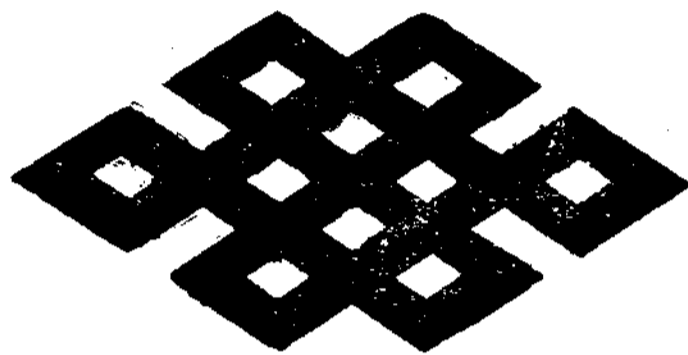
上海唯一婦女服裝商店

八吉老牌橡皮鞋套

註冊商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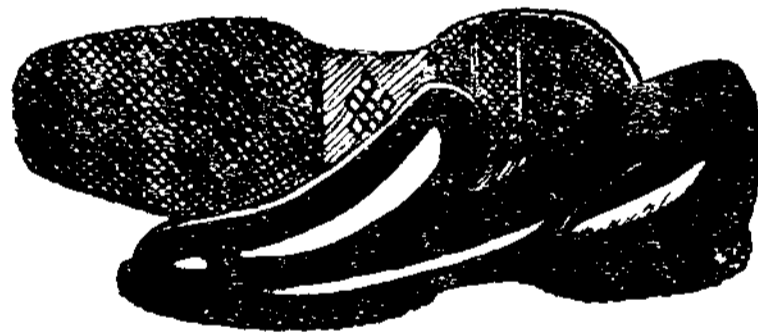
係國貨中之首創者

為天雨不可少之物



八吉牌鞋套的優點

質地柔韌
式樣優美
製造精良
售價低廉



▲批發所
東棋盤街大義號
法大馬路巨誠號
興聖街鴻泰及
其他百貨公司
各洋貨號均有
出售

上海塘山路底 電話東三六二

義昌裕記橡皮鞋製物有限公司出品

大 家 同 喜

老翁吸大喜
活到九十幾

奶媽吸大喜
養個胖兒子

商人吸大喜
營業多順利

小兒吸大喜
媳女好個嫁

伍拾枝裝大喜
十枝裝大喜

金烟兄弟 國牌兄弟 1937

老媪吸大喜
年年添孫子

山裏家人

胡伯翔攝



煙柳

張珍侯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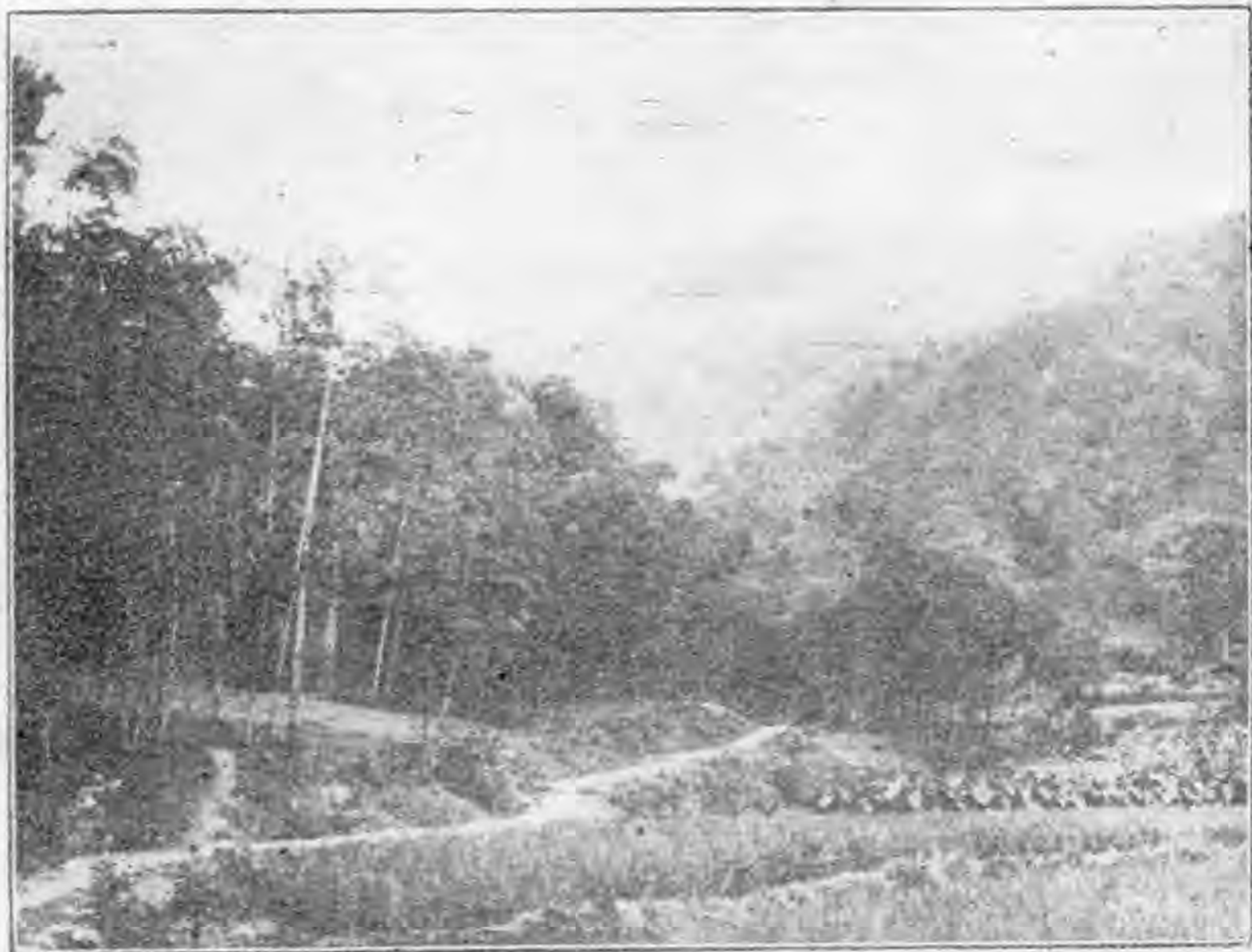


思 所 有

攝 生 H T

莫干山之夏

張珍侯攝於關將塢



莫干山之夏

胡伯翔攝於福水



塔影在水

陳傳霖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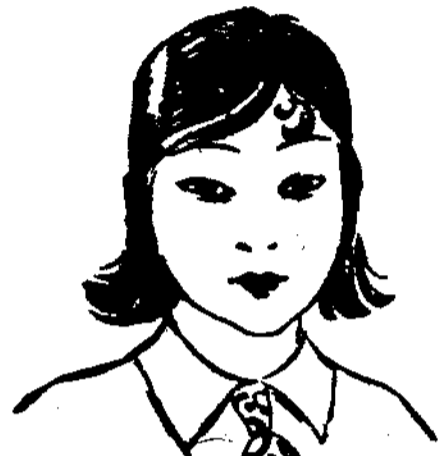


陳傳霖攝

臨流
卜宅
好鄉
居

國貨領帶中惟有

孔雀領帶



首先創用毛質襯裡百結不皺
毋須常熨

門市兼售上等襯衫西裝用品
南京路同昌車行東孔雀領帶公司



華成煙公司出品
 有弄皆備
 無難不錄
 美
 牌
 香
 煙
 廳

五洲

爽身粉



是出類拔萃

之國貨

其質細膩

其香濃郁

愛用國貨

士女請試之

亞林防臭水

夏令氣候炎熱凡百蟲豸莫不飛揚
跋扈每日以亞林臭水少許和以清
水化成乳白色裝入噴筒或澆壺於
陰溝壁角牆根廁所及風日不透之
處消毒防穢滅菌除穢講求衛生者
不可不用也

地球牌殺蚊盤香

殺蚊盤香係用自榨除蟲菊製成長
夜燃點不傷腦筋而烟氣濃厚每點
一盤蚊蠅觸着烟味立即墮斃萬靈
萬應一試立知

上海五洲大藥房發行

各埠藥房均有分售

黃文暢著
胡適序

海內唯一孤本

曲海總目提要

上海
大東書局
發行

四大特色

可作戲劇看

本書集歷代劇學名家之心血，蔚為大觀，舉凡宋金元明之曲劇，無不收羅完全。即近代名伶所編之新劇，亦多以此為藍本，故此書實為古今戲劇之淵海，讀此，不啻觀九百六十齣名劇於紅氍毹畔矣。

可作小說讀

本書行文佈局，宛然說部，然去蕪存菁，其大成，則為任何說部所不及，蓋其精警處，悉由名人點染，幻作奇文，一段有一段之神隨，一事有一事之精采，讀之如哀樂說爽，可泣可歌，有小說癖者盡備之。

編劇家的良友

編劇一事，非情詞俱勝不易着手，本書收羅宏富，世無其匹，且胥為精心結構之作，故無論崑雜亂彈，歌舞電影，均可採取，稍加損益，便成轟動全國之名劇，編劇家得此，則可手得心應，其利便為何如。

收藏家的善本

本書手稿孤傳，已逾百載，瓊珠綴玉，淹有衆長，胡適博士序中有云：「……這部書出版後，收藏家與文學史家可以得看不少的指導；由此可知此書實售文藝上之重要位置，而為收藏家唯一之新生命也。」

全書十六册江南連史精印
價十六元

實售九元六角

遍體濕瘡

敷塗如意膏數次而全愈

此乃浙江長安高小校長張君玉書之經驗也張君云「去秋鄙患濕毒蔓延遍體始而癢繼而爛終至行動維艱眠食俱廢形容憔悴精力衰微嗣因友人之勸試用如意膏覺甚舒適能止癢生肌於是繼續敷塗未幾濕毒霍然原狀恢復鄙人得此康健之樂實如意膏之功也深為感激特此申謝」

如意膏清涼滋潤止癢滅菌統治一切皮膚疾病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匣洋六角六匣三元郵力在內郵票收用

君患痔瘡乎

語云十人九痔瘡醫云十人九便秘故便秘即痔瘡之病源便秘不療痔瘡不癒因血毒激刺故也導丸為解除便秘之聖藥亦即治療痔疾之良方四川渠縣征收局代局長楊君葆生來書云「鄙人因從公過勞久患便秘與痔疾後閱報知清導丸能療斯疾乃試服之果見神效即親友有患痔症者勸服斯丸亦均告愈特此函謝」

清導丸不特可治痔瘡凡頭痛頭暈肝陽日昇神倦胃呆均奏神效且為預防霍亂痢疾泄瀉等症之良藥 價目 每一瓶六角 六瓶三元

遠東總發行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憶 秋 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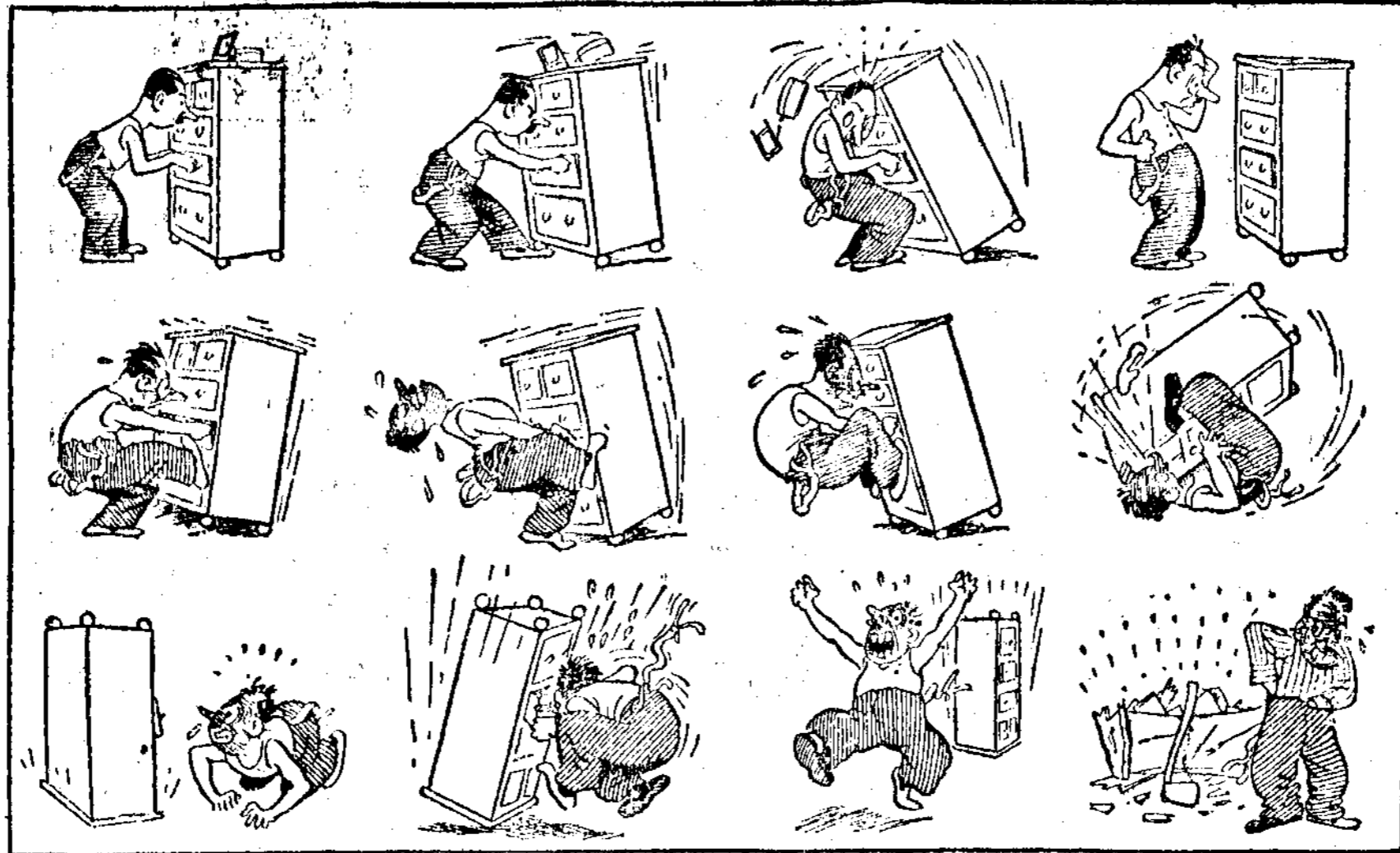
天·虛·我·生

歸也未。門外早思量。繞盡迴廊心屈
曲。櫻桃簾底露燈光。嬌女正呼娘。
歸也未。圓月恰當窗。步上屨廊輕似
燕。垂碧嬌婢笑開簾。春思盡眉尖。
歸也未。銀燭麝煤長。刻玉螺杯深注
茗。絡珠鸞帳滿薰香。角枕列成雙。
歸也未。屏背捉迷藏。隔著房櫺聞笑
語。卻和女伴話家常。虧你硬心腸。



◀ 畫 精 滑 ▶

衫 襯 件 一





✻ 十四日 近得焦山石刻
 鐘頂藏陀羅



尼經。行書極似李北海。不署名氏。後有端陶齋小跋。北海書與徐季海在伯仲之間。雲麾法華。並為世重。然法華凋疎。心手不稱。舊傳為法華道士致北海生魂所書。以愚觀之。正恐道士偽託。而北海亦藉此自炫神秘。不復置辯。若以法華為出真蹟。則焦山石刻。必是北海嫡筆矣。

一一王書。多出米趙手跡。然米字使轉多。點畫少。筆意病滑。趙跡點畫多於使轉。停蓄之間多俗意。甚易辨也。然在近世。米趙真蹟。且不可得。但須果出二家。亦有買王得羊之幸矣。

予蓄淳化閣帖數種。惟棗木銀錠差勝。惡劣無過乾隆御刻。近來習字。每翻此拓。心輒不快。乾隆彙帖。竟無一種佳者。三希尤謬。卽編纂類書。亦不及康熙遠甚。凡書畫收藏大內。必遭惡句點題。其品尤劣。昔人嘗恨項子京收藏鈴記。謂似插標。以視十全老人。則風雅多矣。文唐王惲。遭劫尤多。每對此本。輒歎惜帝皇流毒。真百世尤在也。

十五日 芥塵孫彌月。招飲未赴。今日乃雙十也。城中懸燈似較曩歲爲盛。而報紙則消極。僅出四張或五六張不等。按民國元年。議會以二先一年辛亥八月十九武昌首義。正當陽曆十月十日。遂定每年是日爲國慶日。第一次舉行共和紀念會於琉璃廠。自九日至十三。與會者逾十萬人。時會中分表紀念章甚多。有金質圓形者。祇備二十餘枚。名貴遠出勳章上。今外人且目爲骨董矣。次年移先農壇舉行。則人多視爲具文。政府僅就農壇虛應故事而已。

十六日 與丹翁論書。予謂最不喜趙子昂。以其品格出處太下。丹

翁云。誠不解朱晦翁何以喜孟德書。予謂晦翁實有世界目光。本非腐儒。予近乃知之。其不毀王安石。不深責秦檜。則傾倒孟德尤意中事耳。魏武可兒。千古無兩。字作何等。殊難想像。然於其詞賦中求之。豈僅非常哉。晚因告翠妹。世斥孟德奸雄。以其欲奪劉氏天下耳。然玄德亦是欲奪天下者。何以許之。曰玄德是中山靖王子孫。予曰。此在專制時代言之則可。以春秋大義言之則不可。春秋始於隱公。卽著兩讓君。非美其讓同姓。美其有讓賢之義云爾。故堯以舜爲賢。則讓之舜。舜賢禹。則讓禹。禹賢其子。則讓其子。皆天下之大公也。自公羊大居正之說興。治春秋乃專尊王。豈孔子返魯著書之義。春秋弑君七十二。何以備書。亦以其君有可弑之道耳。孟德玄德。皆爭天下。而孟德才智實勝。若欲與賢。亦當與孟德。不當與劉。徒有尊王之一說。遂爲玄德萬世護符。陳壽三國志。以魏爲正統。豈無意哉。後人右蜀。乃惜諸葛亮耳。豈眞爲玄德父子。仲謀江東苟竊。初欲假名以除老奸。終乃乞憐其子。

真是魏氏父子氣魄過人。難與爭衡耳。

晤 瘦鐵。見示王曉汀臨石田小幅。曉汀筆致甚逸。但不能超。其位置當在待秋超然伯仲之間。惜懶不肯畫。又不耐精慮。遂無面目。然近人作畫。欲自求面目。亦戛戛乎難矣。翁松禪嘗問劉石庵。中堂那一筆是古人。劉云。還問學士。那一筆是自己。然劉實筆筆欲自運而脫顏蘇。翁實筆筆求造歐顏而仍是自己。二人自昧如此。鄭板橋夜臥。以指畫席作書勢。誤觸其夫人。夫人慍曰。人各有體。胡爲犯我。鄭大悟。然其立體乃妖謬怪俗。由此可知超羣之難矣。

瘦

鐵又問。清道人康南海字孰勝。予曰。聞道人嘗以字就正南海。

南海讚不絕口。然退有後言。南海自言得書法於天馬碑。天馬爲陳搏書。晚近始出土。與南海太神似。王湘翁嘗謂黑女子是何道州僞刻。吾於天馬亦疑然。究其波磔。仍出鶴銘。南海殆能自運者也。梅庵無帖不臨。無書不似。然天資過鈍。無神韻。小真書極有合作。八寸之字。體勢

已殆。乃欲過爲波磔。掩其短拙。不知古人所謂波磔停頓者。皆含蓄於毫楮之裏。殘碑斷字。殆有波紋。乃殘傷致此。當初上石。必不然也。故言書品。必如古衣冠丈人。望之儼然。而有揖讓雍容之理。南海乃引弓手。梅庵大似瘧疾顛發。通體動彈不已。

十七日 前數日熱至九十度。今日驟寒。幾可重棉。紅茶山人詩。應被龍山狂客笑。袂衣紈扇過重陽。眞信矣。因憶小時讀詩至黃梅時節。家家雨。梅子黃時日日晴兩首。不覺莞爾。及得熱梅天氣半陰晴句。而一笑乃大縱。以爲眞各說各有理也。世態萬變。莫不如此。

晚 食蟹。霜未降。蟹尙瘦。僅食兩枚。李梅盦云嘗食百蟹。恐是齧蟻耳。柿子與蟹同食有毒。五茄皮與蟹同食則大瀉。常覺嘗備受此苦。收 禹之鼎畫一冊十二幀。頗精。臨之三幀。意殊不似。蓋之鼎工人物。用筆多描畫之能。而予筆時苦肆放。不能斂。故相逕庭。

十八日 无厄書。予以爲似瘦金。无厄寫蘭亭寄我。自言此書眞離

紙三分入木一寸也。不知登善能勝過幾許。違論瘦金。又云。近日書札大忙。真似一身蟻蝨都是債。予戲爲无厄道人字歌寄之。丹翁佳札世無兩。細筆懸沙劃花樣。忽然颯起走龍蛇。山鬼抱愁神匿藏。青藜夜光不可滅。闕之石室燄一丈。狂僧草聖坐對哭。張遷黑女不敢當。瘦金由來那足道。樊利家券差可賞。初謂嗜痴嗜有我。削机割裙窮日向。那知真賞會有奇。求者魚貫東衛巷。左楮右墨對客揮。目前飛鴻後大象。十三行書千萬字。一字能撐巨正幃。南山黃柏熏作臭。西咸伐竹製筆幹。書成奇字曾不多。若隱若現行獨往。世人但說此體怪。那能知我心鞅掌。少不爲郎頭亦白。漢玉秦鏐備殉葬。願將蜀錦裹蘇州。使盡碑錢買煙唱。不然丈夫胡不帶劍斫天下。安能終日局促事此利石匠。





天問

胡•姍•紅•

▲ 致死者

人間的印象，你已模糊了吧？

人間的悲歡，你已淡然了吧？

人間的擾攘，你已擺脫了吧？

恐怕，恐怕我們過去的印象，悲歡，擾攘，你也已經忘卻了吧？

如果你是有靈的話，你也許會回答我：「沒有！人間的種種，或者已經忘卻了，可是我們過去的種種，是永遠忘不了的，除非天地間，根本上就沒有我們兩箇人。」

然而我總疑惑你是忘卻了。不然？你爲什麼不將縹緲的弱魂，化作亭亭倩影；在月白風清的深夜裏，向人間低首一行；給少許慰安與我的寂寞的心靈？

呵！呵！你是忘卻了吧？

你記得麼？我們初見時的微微一笑？

呵！太長遠了！八年前的事情了！然而我總是記得的，並且很清楚：我是在門內，你是在門外。

現在我家裏那門前的兩株柳樹，早比屋簷高出幾尺了。你呢？它們應該不記得你了！你卻應該記得它們！

你記得麼？紅燈下的眼淚，濕透了你的衣袖？

這也是很長遠的一回事情了！爲了吃西瓜的緣故，其實不過是娜娜一句笑話，你便傷感得不得了，埋首在紅燈畔，流了無數的淚珠。

現在娜娜已嫁了；並且有兩箇小孩子了。伊還沒有忘記你，雖是伊的小孩子們從不曾見過你，可是你呢？你忘卻了吧？

你記得麼？你親手在我樓上替燕子築的窠巢？

「燕子，你太辛苦了！讓我幫助你！」

幾乎從闌干上跌下來；到黃昏的時候，纔築成了。

「燕子有家了，我呢？」你悽然的對我說。

現在你親手築的燕巢，早已毀落了。燕子仍舊年年來，重新築着它們房子，已是五六次。自然，它們決定忘記了曾經替它們築巢的恩主了。你呢？這一樁很瑣屑的小事情，你也許不記得了吧？

你記得麼？你常常哽咽而哭泣，可是沒有眼淚。

你說：「我的眼淚，在幾次的痛哭裏，已流乾了。一次是伏在母親的懷裏，痛哭含憤而死的父親。一次是痛哭那嫁後被誣爲不貞而逼休大歸的瑩。一次是爲了我自己的孤悽而痛哭。還有一次是離開母親的時候痛哭，我的眼淚已流乾了，所剩下來雖還有些，可是我要儲藏起來，爲我所愛的人而流了。」

啊！現在你應當把剩下的眼淚，又流盡了吧？是的，應當流盡了！我蹙蹙的際遇，慘淡的生活，寂寞的心情，我自己也還流淚；何況你？呵！你所剩下的眼淚，應當流盡了！

你記得麼？你親手替我洗濯了一箇多月的手巾？

因了戰事的緣故，本來咫尺蓬山的你我，章又合住在一起了。

薔薇花早已謝去，荷花卻已含苞待放，天氣也漸漸熱起來。在這時候，我們爲了無數的鶯猜燕妬，並不會親近過，雖是一天到晚，都同在一箇屋子裏。

那一天——我這^些 記不起了——早晨五點多鐘，我便起了身。洗過臉後，便趁便把用過的手巾，擦在水盆裏洗滌。

「可憐！放下罷！橫豎我一天到晚都沒事做，讓我替你洗。」不知是什麼時候，你已立在我後面，還穿著白色的睡衣。

一箇多月當中，天天我是用著清潔手巾。

「我該拿好多工錢？」我開玩笑似的問你，當我們有天早上碰著，你向我討用過的手巾的時候。

「你的眼波，已超過所應給的工錢了。」你微笑而又微紅了臉回答我。

現在你親手會替我洗滌的手巾，——共十五條。還一齊在我的箱子內藏著。可是我從不叫人洗濯過，雖是它們都已用過了。呵！那上面有你的手澤，有我的眼淚啊！

而且我的眼波，至今還是浮著你的影子。你呢？你的眼波裏，還有我眼波的餘波蕩漾著沒有？

你記得麼？你會跟我學了兩箇星期的鋼琴？

因為整天的無聊，便在朋友處借了一隻鋼琴，和幾本西樂譜，回到家裏來調弄。

「這麼玲瓏可聽！我只知道你會唱，卻不知道你還會彈這箇！」當我彈著 Silver Thread

Among "The Gold" 的時候，你倚在欄干上，微笑對我說。

「這箇我纔學會的。」

「你好好的再彈一回罷。」

"You Are Always Young And Fair to Me"……我悠然停住，你似乎很悽惻的嘆了一口氣。

「我也想學，你可肯教我？」

「好！可惜我的琴拿到上海去了，不然，我就送你。」

你只是微紅了臉一笑。

只有三天的工夫，你學會了，而且很好。可是蓮子和金櫻的嫉妬，和伊們的譏刺多厲害啊！

「我不再彈了！以後我只聽你彈！」你的眼圈兒紅了。

現在我每天都彈著它，而且每次都彈那箇曲調。你聽得麼？

蓮子已進大學，金櫻已回南洋，而且伊們也都學會彈這箇琴了。你呢？不願意再學了吧？

然而我總得爲你的緣故彈一次。——每天夜裏彈一次。

你記得麼？我們曾經擁抱過，并且你給了我鮮豔的朱唇。

偶然在高柳夾道的路上。遇見你獨自在涼月如水的夜裏散步。——提起這回事，已在五年前了。

當我的手加到你肩上的時候，你並沒有推避，你只低著頭，拈著衣角，默默無言的慢行。

是夏夜裏，可是行人早已絕跡。

微風把你的柔髮，吹拂在我的頰上。粉香，髮香，……

「露茜！回去吧？」

「再走一走。」你又微笑了。

「露茜……」

你的鮮豔的朱唇，已被我的顫動的口唇遮住了。你雖是眼裏含著淚珠，然而你依舊十分溫順。

現在高柳依然夾道，月華依然如水，不過我的口唇，永遠不再顫動了。你呢？你恐怕要懊悔我們多此一舉吧？

你記得麼？我們也曾拌嘴，互相不理過。

好像是金櫻告訴你，說我又與小珮十分要好。

你問我有沒有這回事，我當時有些氣憤，不知回答了什麼話；你默默地走了開去，就此不理我。我也怨恨你不相信我，也就避開你，不見你的面。

我在橋上碰見你，在大雨下走著。我便把傘給你；你望了我一望，見我穿有雨衣；你便接過傘去，依然一言不發的去了。

我也不發一言，低頭自去。

過了一箇多星期，學校放中秋節假，我回到家裏。你大概是來看我母親吧，也在我家裏，我低了頭，一溜烟跑上我的樓房；倚著窗兒，默默的凝思。

伏著幾乎入睡了。

「怎麼睡在風口裏？」你用手撫我的頭髮。

我只呆望著你。

「算了罷！我對你不起，可好？我們太孩子氣了！」你在微笑，然而你的聲音，是那樣的辛酸，那樣的柔和啊！

當我的頭俯入你懷中時，你流下幾滴熱淚在我的頸上了。

現在我想來，我還覺得對你不起。你呢？你是早已饒恕我了。然而你可忘記了沒有？

你記得麼？我曾跪在你的身邊。向你述說我的心情。

你記得麼？你也曾伏在我的懷中，哭訴離別的慘痛。

你記得麼？爲了我的緣故，你會和你的朋友絕交。

你記得麼？你會允許我，你將永遠，永遠的熱愛我。

你記得麼？.....

你記得麼？.....

人間的印象，你已模糊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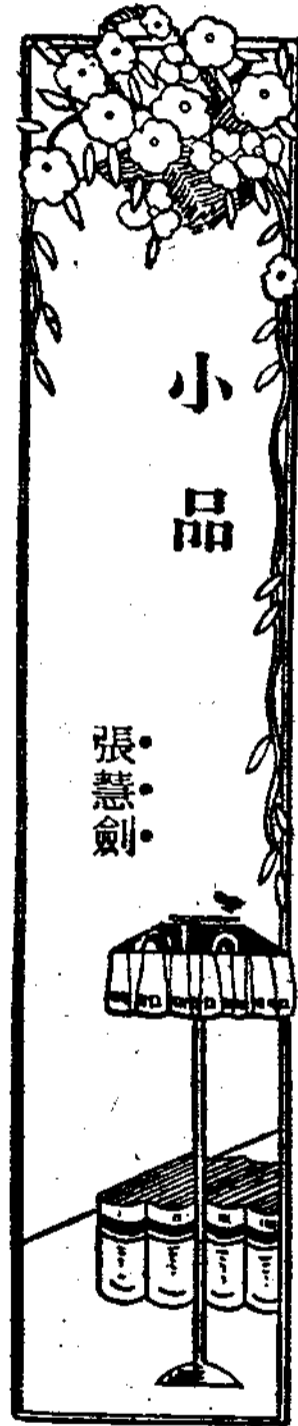
人間的悲歡，你已淡然了吧？

人間的擾攘，你已擺脫了吧？

恐怕，恐怕我們過去的印象，悲歡，擾攘，你也已經忘卻了吧？

苦果是沒有的話，請你，——懇求你將縹緲的弱魂，化作亭亭倩影；在月白風清的深夜裏，向人間低首一行；給少許慰安與我的寂寞的心靈。





讀碎琴樓



兒

時從草庵先生學，間竊取先生架上所藏雜誌，攜歸讀之。見有碎琴樓者，載東方雜誌內，文筆娟潔，恰與我癖嗜翕，則蟬嫣讀之不斷。今倏忽逾十年矣！碎琴樓文致之高古，雖深契吾腦，而其中所述之事迹人地，已湮半遺忘。昨無意中，於商務印書館購得此書單行本，歸後，篝燈重溫我舊籍，竟得感想無數。

世宙佳文，從修短上為之區別，大致可分為二種——

一種為一甚繁之事實，命他庸手寫之，常冗曼弗能自約，需二十萬字罄其事者，乃至不可縮去百字；而一遶名手之筆，輒類奔馬之遇良御，進進止止，悉如作者意，須二十萬字結束之長文，未始不可以二萬字二千字了之。且所記事迹之巨筋博脈，亦未嘗略。

又一種則事材簡單，人但數百千字即殫其妙，名手每縱筆恣其描狀，而修柔委曲之中，不枝不煩。譬之飲食，雖溢出其量，飫者初不以過饜爲病，如碎琴樓，卽此類是：

碎琴樓與林澤一其價值；其小有不同者，則林澤如鹿脯蟹胥，滋味雖佳，手續亦繁重，碎琴樓似清煨鯽湯，是人人家中可備之饌，遂覺其味至雋。而窮其流源，同爲得力於史漢。惟林澤成功較大，有途可遵，海內爭取爲範，碎琴樓不過一妍妙鬱勃之文，了無迹象可索，不於古文先獲有根柢，殊不易涉其藩籬耳。

碎琴樓善爲隱曲寫情之筆，尤善寫景。如寫空山蟬唱，則曰：「蟬聲沙沙，出於藤杪，曠人將至，則咽然而停，人去既遠，乃振翼狂鳴，狀大快樂。」其寫暮景，則曰：「時殘陽既墮，流霞滿天。鄉野間動爲薄暝，兩三小蛙，孤鳴於小圃中，頓覺淒寂絕倫。」又某章有曰：「殘月盤空，涼雲四匝，不名之鳥，斷續孤鳴，然弗決其在何方，第覺鳴聲淒然，與野氣相流蕩。」描狀極幽之景物，真覺無筆不腴，無筆不秀，而又筆筆近情。

碎琴樓又多談俊蕭騷之語，其可取證者，如第二章瓊花姥姥曰：「開眼數十年，覺世界如吾烹水於釜，水沸泡騰，滾滾相競，及吾揭蓋停薪，則萬泡俱滅矣！」第十五章韓敬侯誡其子曰：「我逝後，汝輩慎勿讀書，讀書，絕道也！爲商不能，便可歸耕，耕而不足，則遁於僧耳，讀書何爲？」此外尙有數雋語，惜見之何節，已忘，不錄。

綜言之：碎琴樓蓋一寫性真之小說，非僅流筆於尋常愛戀之事以自炫者；觀其書首，設爲羣雛爭暖之喻，不言之深意已甚多，至筆墨玄雋。猶其餘事也。

菊

菊爲一種草花，種類至繁，陶淵明別之爲真菊野菊二種：其莖紫氣香而味甘者，爲真菊，莖青而氣味苦澀者，則爲野菊；今概以菊名之。選事者爲之作譜，多至七八百品。

詩人以菊爲隱逸之花，司空圖詩品有人淡如菊語：菊於花中，其地位之優越等於蘭；春蘭秋菊，皆美詞也。

小品

予家舊有菊百餘甌，今所存者祇十餘甌。第皆佳種：其瓣細而拊微紅，略帶參香者，名之曰參鬚菊。瓣雜赭黃碧數色，光彩炫燿者，名之曰孔雀翎。更有異品，其葉似雁來紅。花甚小，綠白中黃，瓣微向內擊，名之曰麻姑爪。此外刺蝟菊僧鞋菊。則多習見之品，未爲甚貴。友人有異菊一品，葉似枇杷，色黃，花房甚大，殆廣東芳譜中所謂枇杷菊也。菊有花於夏者，名五月菊，花於深秋者，名九月菊，其種稍異於常菊。

取菊華揉而碎之，實於枕中，名曰菊枕。澄懷錄謂能清頭目，去邪穢，然不可久置。

墨菊之汁能作書，予嘗試之，色淡而蝕紙。終南山五老洞碑謂其地產菊，色如墨，古用其汁以書，亦一俊物。

菊譜序：「王荊公殘菊詩云：黃昏風雨打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歐陽永叔見之，戲曰：秋花不比春花落，爲報詩人仔細吟。荊公笑曰：歐九不學故也！豈不見楚詞夕餐秋菊之落英？」落英二字，古今聚訟，一謂當作始字解，詩經曰訪予落止；落卽訓始；而今人以房屋建築完成曰落成，故落英者，始英也。始英者，初開之花也。一謂落英之落，據洪興祖楚詞注，含有採之使落意，不必定訓爲初花，且謂讀詩不能如此拘泥，主是說最力者，爲胡寄塵君，在小說世界發表有文學賞鑒法一文。

相識之僧，有以菊作湯代茗者；常人羨茗，間亦糴以白菊花；蓋取其有藥力，能強身也。風俗通所謂菊潭水，飲之可致上壽，皆不外此理，惟久服傷舌本澀，不甚相宜。

詩人以菊方物，予最喜東坡寄子由詩，小詩如秋菊，豔豔霜中明二語，意較人淡如菊語尤雋。

村 之 趣

貞 如新自其故鄉潭水村來，囊裳來訪。予適讀卅掌錄，反揜其書於案上，貞如取而一讀

，笑曰：鄉中煩瑣之事，子能遵華盛頓歐文記英倫風物例，一一寫之否？予曰：能固能，惟吾筆力弱，患不足以殫其妙。貞如曰：姑試爲之。於是貞如述而予記，貞如故爲曲折瑣碎之語，予筆亦步亦趨，苦甚，僅成數百字，吾力已憊；始知琴南翁之澤書，真大手筆也！

潭水之清，小草疎花之附潭而活者，亦雅潔無煙火氣；不惟花草，即綠潭居民，皆高華慷慨，不着塵容僧狀。東向一山，如鴨，山腹結茅成一庵，一老僧居之。遊者以爲此僧處萬山中，森綠無罅，妙麗之境近乎詩，殆必甚耽吟咏；以問，僧笑曰：衲居此，守庵而已，經頃且不能持，遑論此種世諦文字！然聞山童唱月子彎彎歌，頗喜其腔辭之美，則詩趣老衲亦非不解，特恨胸中無東董凍篤耳。聞者粲然。細審此僧長日生活：晨起沃田，次乃鹽菜，脫粟熟，即抱象蓮鉢而飯；自當春洎歲末，一鹽齋佐餐，年盡盪一甕以爲例也。祁寒中，常危坐庵前日光下，蹙其顛，靜穆無比，每每日脚去舊坐處數尺，尙岸幘不動，潭居者見之，輒呼爲燕和尙。

鄰燕和尙居最密者，一尼，老矣！面上皺紋之多，如張全國水滸圖表；年事長燕和尙約十稔，翻較和尙爲有稚氣。居一茅屋，小如豕茆，風雨盛時，以草薦自翼，樸然而圖，又如古墓。潭人呼之曰李嬖嬖，不大師之而尊稱曰嬖嬖，此中似別有史迹；四十年來常有談者，李

媿媿聞之亦不忤也。

原寒潭三里以內成爲村落，四山爲障。妻媿橫生，而一潭尤俊，寔久遂得村名曰潭水村：村人皆耽寂享恬，工作之隙，以聚譚爲樂。胡先生者，樵微賁，設小肆於城中，以城中食宿昂，則挈老妻來寓此村，以肆事昇其子。健啖，健譚；健走；而好飲善醉，醉後語尤演迤，彼一事常數千百言莫能盡，然醒後一二簡峭之語，足了之矣。與胡先生爲酒友之一老樵，名景大。少飲輒而頰，量如不勝蕉葉，而觥興之豪，實勗胡先生上。對飲至醉，胡先生談栗屑而景大談蘆柴，語氣斐出，而兩人各傾聽不厭；人謂此二老醉後媿媿之狀。雖名畫工不能傳其神妙。

般實次於胡先生，而聲望亦復翹然一村者，爲趙先生。有山田六十畝。佃者以納租薄，獲餘羨夥，則以趙家佃缺之眼相駭，葆愛田壤，亦較他家爲摯；懼失趙先生歡，將解佃約也。趙先生稍通文，而家中除黃曆外，不備一書，嘗言天下文章，讀不勝讀，概不讀，轉少刻夢搏魂之苦。與胡先生善，過往無虛日，胡先生飲，趙先生引杯酌茗爲代，此外尙有黃先生范先生等，皆與胡先生爲瓊驪交。

此村自光緒年初，曾一掠於匪，五十年中，無大事可記。昨歲潭水忽落，肥鮪盡死，水色微黃，日中常有小霧上滯。今歲天旱，全潭悉渴，潭人以爲惡兆。趙先生建議；取土壅其泉

眼，俟秋霖時，蓄山水復其原狀；願有老農，以風水之說恫衆，此議遂梗。度更越十數歲，厥潭必漸夷爲窪地，村名殆將失其根據矣乎；（貞如之言止於此）



無 聊 語 慕 古

好名不如好命。愛財不如愛善。

詈人者人亦詈之。毆人者人亦毆之。故詈人實以自詈。

毆人實以自毆。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詞若堂皇。而細玩之。人已犯我。

我烏能忍。報復之志。隱然自認矣。

萬惡衆生。熙往攘來。無非爲名利。

勝則王。敗則寇。王爲寇成。寇爲王本。勝敗不常。王

寇無定。王也寇也。一而二而一者也。

真性情恆露於醉後。故善觀人者。輒觀其醉態而斷。

事機愈密。偵者愈慎。故其暴露也亦愈速。

酒能排愁。亦能助愁。正如藥中甘草。自寒自暖。飲得

其時。樂也無藝。否則直自尋煩惱耳。



酒後的甜吻

王·警·濤·

C 喝不到二斤花雕，已泥醉了。

他醉的說話時提不起舌來，倒在床上，仰天微微地笑着。兩顆靈活的眼珠不停的廻旋，紅色的笑渦更深了，薄薄地嘴唇笑的合不攏來，蓬鬆的頭髮在枕上擦的更紛亂了。

W 的年紀比 C 大三歲，酒量也比 C 大，可是，這次他倆喝了幾斤酒，他也有些醉意了，並且他喝的並沒有比 C 多。然而他確是醉了，兩眼冒出紅的火焰來，高鼻子似乎像切成這樣的一塊三角形豬肝，額上的汗抹去了又滲透出來。他已感到酒後的疲倦，坐在床上，向 C 看着，便倒下去並肩睡了。

C 知道他的同性的愛友 W 已和他並肩睡在一床了，他依然微笑着。W 問道：

「喝開水嗎，C 弟？」

C 微笑着搖頭。

W 忽的把上身微微坐起，右臂的肘支撐在枕上，斜向着 C，微笑着欣賞 C 的靈活而能傳達非言語所能傳達的無限深情的眼睛。他的心在跳躍了——沸騰了，已沈醉於綺麗的美夢之中。

C 的春棠色的美麗的臉上，更罩着一層羞紅的色彩，彷彿少女見了一箇青年男子時聯帶的引起伊的性意識一般神秘的羞澀的色彩。這是含苞欲放的少女特有的羞怯的美點，而今，竟發現在 C 的可愛的臉龐上，煎逼着 W 的心沸騰着，沉醉在他眼前的驚人夢想的姿態中。W 伸起左手想握住 C 的手，但又縮了回來。

「褲子爲什麼不脫掉了睡？」他說着，便伸手過去想代替 C 解除褲帶。

C 微笑着擋住他的白色嗶嘰呢西裝褲，搖了搖頭說：

「莫煩吧，我不熱。」

C 便坐起來，擡了一箇枕頭，屁股一旋，睡在 W 的腳跟傍面了。——他倆都莫明其妙的笑
着。

沒有三分鐘時辰，C 忽的又坐起來，仍舊睡到那面來，和 W 又是並着肩了。他睜好了，便自己解下束腰的皮帶，脫了褲，上身的綢料西裝襯衫還是穿着，下體只贖了一條白布的短褲。這種天真爛漫的舉動，在 W 看來也許以爲是故意的裝出佯羞矜矜的態度，更使 W 陷於迷惘。

的愛的境域，心頭感到火燒般的沸熱了。

南面開着的玻璃窗，微微地吹進令人感着涼爽的南風來，雖然是炎熱的六月下旬的一箇深夜。|C|已感到深切地疲倦，便呼呼地睡着了。|W|解開汗衫的鈕扣，把胸脯向着自窗中吹入的南風，他睡倒後，又略擡起頭微笑着注視|O|的臉，漸漸地俯下頭去，將要接近|O|的面孔了，突的把頭擡起來，眼睛望着窗，舒了一口氣，心頭突突地跳躍着，他旋轉頭來向關閉着的房門望一望，彷彿在那樣的深夜，猶恐有人來敲門一般的耽心着。他竭力地鎮靜他心頭神秘的震盪，依然微笑着把帶着醉意的眼光轉射在|O|的臉上，又慢慢地低下頭去，終於勇敢地湊近|O|的微紅的臉，深深地吻着他的可愛的笑渦。|O|的美艷的面龐上表露着一種似乎欣慰而又似乎羞澀的微笑。然而他沒有給|W|甜蜜的偷吻而驚醒。

他們雖只認識了一年，但比一母所生的兄弟還親愛，在他們自己更以為世界上最親愛的一對戀人，也斷不能勝過他們的密切聖潔。但他們都是無產階級中的瘋狂的窮人，而又經過異性戀愛的真切的痛苦的。他們是同性的愛友，當然不需要什麼香水花帕之類的饋贈，作他們愛的紀念品；可是，他們也各自擊了他們的心兒作交換的禮物，而又彼此都真誠地收納了永遠地珍藏着。有時，|W|或|C|果然也沉醉於不可思議的境界，忘記了對手是同性的愛人，但除了擊神秘的微笑表示心頭熱烈的聖潔的非言語可以傳達的愛情外，只呆呆地凝視着對方的臉

龐而已。果然，這種迷惘離奇的表示，足以引起他們內心的悲哀或瘋狂的；尤其得可笑，竟一天也不能不見C，他無論經營着怎樣的悲哀，痛苦時，一見C，便快樂起來，把一切的苦痛，悲哀，頓時全都忘卻了。假使幾天不見他，又無端一切都無聊與虛空了。——然而他吻着C的可愛的笑渦，這次還是破題兒第一遭呢。

大約在深夜四點鐘時候，C也許受了些涼風的緣故，突然噁的一聲嘔吐了，酒屋充滿了斗室。W忙遞一杯開水給他，C濺了嘴便吐在樓板上。

「心裏輕鬆一點了吧？——你真好睡。」W說。

「神志已清爽了。你還沒有睡着嗎？」C斜着頭問W。

W搖了一搖頭，叫C再睡一飽，說是天快亮了，他自己也的確感到疲倦，呵欠已連綿地打着，眼睛已掙不開來，便呼呼地睡去了。

W一飽睡到次晨八點鐘纔醒來，但C已不在。

樓板上已打掃得乾乾淨淨，並且還聞得出灑過臭藥水的氣味，連舂箕裏原有的垃圾也倒盡了。他起身問過樓下的二房東女人，才知道C於七點鐘時返家的。

他雖然已睡了三四箇鐘頭，但很覺得疲乏，重又脫了衣服，躺上床去。他默默地視着C睡過的枕頭發呆，低下頭去吻在枕上，嗚嗚地哭泣了！彷彿C一去後永遠不能復見一般的很悲

痛的哭着！

這時，他已忘了身體的疲乏，再也不能睡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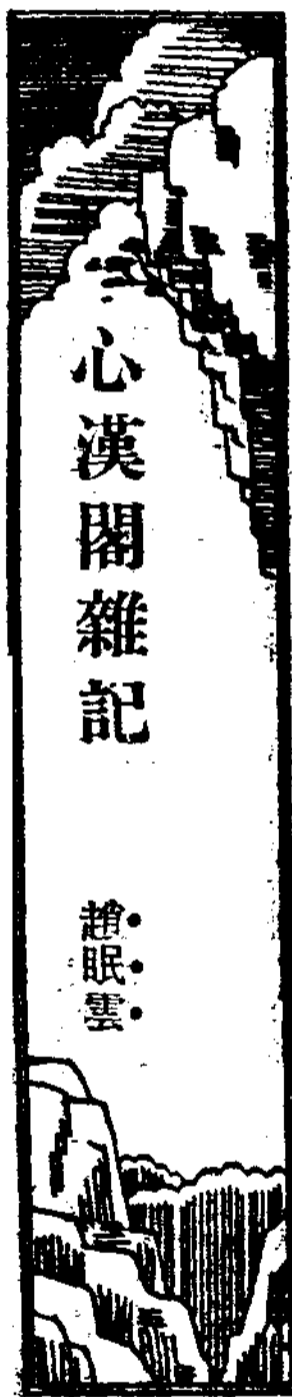
他把壁上挂着C的照片取下來，捏在手裏癡呆地凝視着，淚珠兒雖然還挂在眼眶裏，嘴邊卻縈起微紋，露着神秘的苦笑。把照片高高地舉起，覆在頭上；忽又擊下來，置在膝頭；又忽兒舉起來狂吻着，終於把它覆在桌上，擊幾本文藝書壓在C的肖像上面，望着書底下露出的乳色的鏡框的木邊，瘋狂似的苦笑着。這顯然是他內心的苦痛，悲哀，已達到極度，纔有這神經錯亂的反映表演。

他仰臥在床上，擊起枕邊的手帕覆在面上，又嗚嗚地哭泣了。那十數年前的戀愛的影幕突然地演映在他的眼前，使他感到深切的悲哀，不能不訴之於痛哭了！

他悲痛着青春的幸福，已如風一般的過去了，在留下的痕迹中只有傷心的血淚，足資他深夜人靜時悲苦的回憶！他少年時曾經得到過一箇美豔溫柔的愛人——一箇和C的面貌，身材，性情很相似的而又確能了解他的思想，性情的異性愛人。他願把他的世界爲伊一人而建築得非常美麗，和平，在這箇世界中只有自由，戀愛，幸福，沒有侵略弱者強權，沒有桎梏自由的法律，把一切現實，沉浸於美妙的幻夢中，終其生沐浴於愛情的小河裏癡呆着度過這短促的一生。然而他沒有把這箇樂園造成，伊已離去他了——永遠地拋棄了他獨自一人先到樂

團去了！伊的死，便是毀滅了他的美夢，斬傷了他的心窩，不得不使他從快樂的增城，躍入悲痛的牢囚。他要去找著他心愛的人兒，然而，他走遍天涯，看不見伊的一些倩影！從此，在他的破裂的心坎，已不留一些愉快的殘跡，他從十八歲起直至現在這十餘年中彷彿是一個厲行禁慾的宗教徒，明知那美豔的少女，如春天美麗的花朵，如清晨歌唱的好鳥，如清秋深夜的明月，然而他不欲反綁着手受女性們一縷情絲的束縛。因此，他似乎已是箇冷酷的厭惡女性者，至少，他從伊死後不論怎樣美麗的女人，妖豔巧笑的在他面前搖晃着，只能使他感到深切的悲痛，而不能因伊們的誘惑震盪他的已斷的心弦了。

可是，他從第一次偶爾見了C後，竟把他冰結一般的死水，溶解了，波盪了，溫熱了，蒸騰了，再也不能鎮定了，終於，彷彿惹魔似的犧牲了一切去追求他，他願意把他生命殉葬於C的情盼中。他經過三年熱烈的追求，而今竟獲得意外的結果；這在他似乎可擊這箇驕傲於全世界了。當然的，在他平凡的一生裏，有這樣一點值得紀念的成績，未始不自誇負而更引為幸福的了。然而，他每一次看見或想到C便覺得無限的愉快果然是確實的，但同時感到深切的悲哀與苦痛，也是不可掩飾的。——W便在這樣可憐的矛盾中延長他的生命了！



秋葉



秋葉。江寧某宦婢。某宦粵籍。

官於晉。以貪汙落職。懷慚不敢回粵。買宅江寧居焉。籍紳士大夫。知其事者。咸鄙不與往來。有一子。方七歲。延西席教之讀。西席爲上元諸生。徐姓。狂放不羈者也。某宦貪而吝嗇。既延師。無館值。命婢秋葉兼值書房。徐生悅秋葉。欲乞爲妾。秋葉亦慕愛徐生。因密謂生。君公然爲紫雲之請。事

必不諧。我有一計。君能用者。必可圖也。問何計。曰。主人吝。君不索脩。必不肯按期致送。君何弗竟白館東。云無所需用。但存尊處。俟他日領取。待積之多。彼取出益吝。其時可設法以我爲詞。必有望也。生用其策。積脩年餘。始向之索取。某宦則云。不知急需。一時不可得。尙須緩商。徐生曰。我脩可捐。君能以秋葉爲贈乎。否則須立刻付我。不得如數。且訟之官。某宦曰。容我計之。明旦復君。生曰可。某宦喚秋葉。

告以故。秋葉故作不願狀。某官曰。姑諾之。我託言備匿以嫁。稍緩時日。再作計議。明日以復徐生。生曰。匿可不須。必欲略備而稍緩者。亦可。但須將秋葉賣身文一紙質於我。如備齊備。仍可取贖。不一定爲交換品也。某官又商之秋葉。答曰。身是君家婢。誰不知者。一紙空文何用。暫與之。以爲緩兵計。亦良得。某官喜。遂檢出秋葉賣身文一紙與徐生。蓋此計亦秋葉所授者。徐生既取得此憑證。明晨。預喚肩輿一乘。停於左近僻處。秋葉取盥水至。徐生即挈秋葉出門。乘輿而去。賣身文契。止三十千。徐生隨託薦館人向某官交涉。謂一年又四箇月脩。除去三十千文。請其即日算出。否且訟之官。某官以本處紳士皆鄙薄之。徐生又某紳

之甥。不敢與辨。竟一一如徐生言。除三十千外。盡數交出。聞某官自此事發生後。憤喪已極。遷居鄉間。以賤值貨去居宅云。

任立凡軼聞

任立凡。亦稱笠帆。名隲。工丹青。迄今得其尺幅者。靡不珍若拱璧。立凡家況蕭條。自畫名鵠起後。稍有生氣。惟生性落拓無拘檢。錢到手即盡。某紳有女公子二。嗜畫。針黹之餘。即披芥子園畫本。刻意臨摹。居然形似。偶爲鑒賞家所見。則嘖嘖稱贊曰。有是基礎。宜再從師。幸勿自棄。因薦立凡。立凡就某紳館。笑柄迭出。一夕。館僕遲擲便器。則遺矢痰罐中。雨中自酒家歸館。不脫釘靴。入被窩睡。醉睡入樓筒。拾

兩磚着粉壁。擱酒壺。折盆中黃楊枝。燒以煖酒。壁黔類竈突。盆景無完枝。焚琴煮鶴。

大殺風景。主人厭之。一年而罷。既罷館。不居於家。曠一煙妓。煙妓年已五旬。自

黽立凡。居然不操舊業。賃小屋一間於陋巷中。屋中短榻行竈各一。又三脚桌子一。其

一脚接以竹筒。破竹椅二。客有訪立凡求畫者。於此蹤迹之。不值者十無二三焉。惟染

翰則還家。或戲謂陋巷小屋爲立公行轅。久之。人皆行轅之。立凡亦自謂行轅焉。某鉅

公見立凡畫。大賞之。客述行轅事。某鉅公以爲太不自愛。因謂客。我家婢女多。妾首

亦皆不惡。可贈以一婢。宜早絕此煙。客以某鉅公言告。立凡搖首曰。無須他管閒事。

他要我畫。易易耳。何必越俎代謀耶。客復

某鉅公。某鉅公笑曰。是殆相賞在牝牡驪黃之外。不可思議者也。

龍女

永嘉周履吉。弱冠感胃病。喜食魚蝦。

醫者謂魚蝦水族。於胃病非宜。周云。雖然

。余所嗜在此。烏能戒絕。醫曰。必不得已

。宜於病愈後開戒。且只宜食鯉魚。周云唯

唯。於是常食鯉。以代他水族。一夕。夢至

江上。觀龍舟之戲。雲旗霞幡。鸞簫鳳笛。

龍舟一一自西而東。百槳齊舉。蟠旋游戲。

江流闊處。益復可觀。既而龍舟過畢。隨後

有鯉魚數千頭。銜尾而來。絡繹不絕。周履

吉問人。何鯉之多也。其人答曰。是皆供君

之饌者。越三十年。年將六旬。胃病又作。

衰憊不支。一夕。又夢至江上觀龍舟。景象一如曩日。獨不見鯉魚。最後僅見二頭。其一錦鱗頰尾。美麗無倫。方注目視之。忽跳躍上龍舟。化爲絕麗女子。回頭則前所云皆供君僕之人亦在。語已曰。君訝鯉不多見。大異從前乎。蓋已爲君食盡矣。醒而知壽命將盡。急傳命從此不食鯉魚。其子方買得赤鯉一頭。命取觀之。則夢中所見錦鱗也。立命放之江。

狐

鄂 中汪大年事。常熟友人繆君語余者。繆君又述固始湯雪門遇狐之異。湯少年喜武俠。往往馳馬負槍遊山野。獵猛獸。遇不平事。則奮身當其衝。或仗劍與秦格鬥。雖負

重創。氣不偃。人卒避之。一日山行。見一狐。怒馬追之。狐轉入山谷。而迎面來獵人三。挾彈步行。問見狐否。曰。已竄入谷。余方逐之。三人爭曰。是余等所見者。湯負氣曰。爾等欲見奪乎。三人曰。誰來爭奪。我自獵我所見獸。方噉犬入谷。湯槍擊犬殺之。三人大怒。欲與湯鬥。湯亦怒曰。我湯雪門不懼人秦也。三人聞是湯。氣頓餒。又見其挾槍乘馬。知難敵。乃曰。湯雪門耶。是好漢。今日獵荆爲幸。殺一獵犬何足惜。去之。湯見三人退讓。亦曰。爾等尙有禮。他日再會。三人既去。湯下馬入谷。見狐伏石罅。現殼棘狀。惻然憐之。謂我既殺犬。是此狐命不當絕。不如舍之。乃出谷乘馬去。其後湯爲人報仇。毆殺差役。遂被逮。繫

獄中。既而判死刑。處決有期矣。忽一夕。風雨大作。有一老人。入獄探視。附湯耳語曰。君欲出乎。湯曰。欲出無法。老人曰。甚易。出一小瓶。滴瓶水刑具上。卽時而解。以手捻鐵。粉碎矣。老人挈湯行。曰。隨我來。既至河邊。有舟在。相扶下舟。舟離岸。聞激浪聲。行甚速。老人出衣令易。湯問老人姓名。曰不必問。君活余子命。余是

以報。湯以仗義救人事多。亦不及記。因曰。請示其詳。老人曰。少頃再告。未幾天明。風雨亦止。登岸。不知何處。老人曰。君可步入潼關。此去自有遇合。惟宜變姓名耳。袖出白金一錠曰。以此爲旅費。湯問老丈殆異人。幸終見告。老人曰。小有術耳。某年谷中小狐。余之子也。言訖忽不見。始知爲狐之報恩也。



▲法人羅希福谷氏 *Roohelafanauaid* 格言

- 法 語 之 言
- (一) 道德乃是虛飾。
 - (二) 蔽己之過。攻人之短。但已過難以久隱。
 - (三) 王侯施惠於人民。非出本心。乃政策也。
 - (四) 人有過。則悅之。人之常情也。
 - (五) 畏死如懼日。
 - (六) 日談公理者。唯恐己之不受人公理。
 - (七) 朋友之誼。交以勢利。而非忠信。終之在交誼之間。以利己為主。
 - (八) 設人人不互為傀儡。則立身社會難矣。
- 崑·張·

紅鵑泣血錄

金·俊·仁·



話說安徽南部。有箇小市集。名兒喚做競存街。地方雖是不大。但本處的一些商旅。差不多都非經過此地不可。所以市面上很爲熱鬧。那些小客棧。小旅館。高高懸掛着安寓客商。中伙便利的牌子。一天到晚。卻也不很寂寞。街的前面。有條大河。名東溪河。平日間水勢洶湧。若是遇到幾天大雨。河水就有上岸的可能。沿河下去。離開競存街約莫一里多地。有座尼菴。名叫普救菴。構造得甚是雄偉。門前有一座高臺。立在上面。可以望見全境。卻說這市集中有位少年軍官王立華。生得眉清目秀。一表非凡。那種俠義而倜儻的氣派。教誰見了。都得佩服。他有一箇情人。叫舒曼羅。出落得花兒般嬌。玉兒般潔。的是上天慘淡經營構造而成的美人兒。真是天上少有。人間無雙。可是伊有這樣閉月羞花的貌。卻沒有

那種錦衣玉食的命。當伊八歲時。老天爺就把伊那可親可愛的父母。雙雙送到黃土裏去。大家看着這女孩子很可憐。便請求伊一位姑母收養下來。

這姑母生性凶悍。而且又是箇多心計的人。平空地多了這麼箇女孩子。心上兀自不舒服。免不得三日一頓打。兩日一頓罵。這樣過了八年。舒曼羅已是箇十六歲的人了。在這八年中。嘗遍了毒打毒罵。背地裏只得哀哀哭着那死去的父母。後來不知怎的。卻愛上了這位俠骨柔勝的少年軍官王立華。情絲一縷。便着着實實的將兩人綰住。任是怎樣總分解不開。自此曼羅心中。方才得着安慰。不論姑母待伊怎樣苛刻。也不覺得苦痛。兀自把心兒魂兒。一起安放在立華身上。甚麼都不管了。

王立華有一箇朋友。叫做陳幸生。年紀已有四十多歲。平日間掛着善良的面具。而骨子裏卻比禽獸還不如。愛色如命。見了美麗的婦女。就千方百計。弄來供着他淫樂。好在家裏又有些錢。所以心有所欲。總是成功的日子多。失敗的日子少。有一天。王立華給他介紹認識了舒曼羅。心上不覺一動。便也顧不得是朋友的什麼人。想出種種方法來逗着舒曼羅。每見立華不在。便偷偷跑到曼羅家去。百方勾引。千般獻媚。曼羅見他那種啾皮涎臉的樣子。很覺可厭。只因是自己情人的朋友。卻也不好開罪他。只得虛與委蛇而已。

卻說一天下午。王立華正坐在書室內的安樂椅中。手捧報紙。看箇不住。忽然室門一響。

走進一箇僕人來。授給他一封信。他忙打開一看。見是總司令部來的電報。原來這時革命軍。正在津浦路上作戰。命他調動部隊。開赴前敵。當時立華看過電報。即便下令。預備明天一早就得開拔。這一夜因為預備一切。連眼皮也不會一合。到得明天號聲一起。部隊已紛紛就道。立華臨去的當兒。免不得要去和曼羅道別。誰知剛出得門。曼羅已陡的撲了過來。一把拉住了立華的手。顫聲說道。『你可是就要去了麼。』立華點了點頭道。『曼羅。你不要難過。我不久就得回來。你只顧好好的守在家裏。平心靜氣的候我回來。』曼羅道。『我自要守候你回來。可是現在我得送你一程。』立華忙道。『你不必送我。』曼羅那裏肯聽。早將身子一躍。騎在立華的馬上。立華無奈。只得教人另外帶過一馬。騎了上去。二人並轡前進。走了約莫十幾分鐘。漸近荒郊。立華即勒住馬韁。一躍而下。對曼羅說道。『曼羅。你可回去了。』曼羅一聽這話。那淚珠兒就滾了出來。半天不能開口。這時卻有一箇人突如其來。對曼羅說道。『曼羅姑娘。你不要傷心。待我來伴你回去。』說了這兩句。又回頭向立華道。『朋友。再會。祝你一路平安。』立華和他握了握手。又和曼羅說了些話。就一躍上馬。揚鞭竟去。看官們。你道這突如其來的人是誰。原來就是那人面獸心的陳幸生。他聽得立華將赴前敵。正中下懷。以為自此得着機會和曼羅接近了。因也趕來告別。

當時曼羅見立華去遠。也只得和陳幸生慢慢地走回來。自此河山無恙。別恨綿綿。覺得世

上萬事萬物。都是撩撥愁緒的資料。終日柳眉緊蹙。鬱鬱不樂。一顆芳心。好像徬徨在大道上。兀自沒有着落。陳幸生自立華去後。心中甚是歡喜。便三兩天來到曼羅家裏。做出一副獻殷勤的顏色。來和伊攀談。這樣約莫過了半箇月。說了多少溫柔貼體的話。只是曼羅聽了。從不曾表示過一些親善的態度。幸生一想。以為女子們最愛的自然是那些華貴的鑽飾。如今我就利用這種鑽飾。來貢獻給伊。那時怕伊不投在我的懷裏麼。想罷。便真箇買了一隻鑽石戒指。一副鑽石項圈。與與頭頭的跑到曼羅家來。雙手捧上那兩樣東西道。『曼羅姑娘。這是我的一點小貢獻。請你不要見拒。』說到這裏。忽又掉轉話頭道。『姑娘。我很替你可惜。你如能把愛王立華的心移來愛我。那你才真是箇幸福者。這些東西還希罕些什麼。』曼羅猛不防他說出這話。只氣得變了朱顏。周身打顫。待要和他決裂。又因自己到底是箇弱女子。萬一使他老羞成怒。使出什麼惡計來。自己那有力量去抵抗。因即忍耐了下去。含怒含悲似的說道。『謝謝你。陳先生。我不懂得這些東西是怎樣的可貴。也瞧不出這些東西是怎樣的可愛。』幸生知道勉強不來。只得逡巡而去。

第二天陳幸生依舊跑來。軟誘強求似的說道。『我原知道你愛着立華。愛着立華的年青貌美。可是世界上年青貌美的人。往往不能保護他心內所愛的愛人。即如這次他開赴前線。生命是非常危險。萬一身遭意外。那時他還能來愛你麼。何況王立華也不見得愛你。如果真箇

愛你。他怎能拋了你遠去呢。唉。我親愛的曼羅姑娘。可憐我為你鞠躬盡瘁。積想成癡。誰知你那如玉般潔如花般嫩的肚子裏。卻深深藏着一塊鑽石似的心肝。兀自不能移動。可是今天無論怎樣。你得依從我的要求。做做我的愛妻。」說完。展開兩臂。吃吃地笑了起來。曼羅這一駭非同小可。急忙避了開去。遙指着陳幸生怒罵道。「畜生。快去。快去。我不願再見你的面。」幸生見曼羅這樣。便不敢再上前逼伊。只淡淡的說道。「好。好。你記着。」說完。掉身就走。

這天夜裏。大地上悄悄沉沉。好似入了死境。那一色蔚藍的天中。高懸着一輪皓魄。清光下照。真把箇大千世界。罩入琉璃盞中似的。曼羅這時倚窗而立。看了這樣清徹如鏡的天容。倒也深深地舒了口氣。接着便想起從前那樣甜蜜的光陰來。一天夜裏。也是這種天色。伊和立華坐在公園裏。那時遊人稀少。立華握住伊的纖手。兩下的心跳得非常厲害。猛不防一陣冷風。從綠葉叢裏。拂過伊的面部。伊打了一箇寒噤。即忙將身投入立華懷中。立華撫摩着伊的秀髮。輕輕地說道。「曼羅。別怕。有我在這裏呢。」伊想到這裏。陡的見伊那箇兇惡的姑母。走了進來。兩眼中發出凶光。冷笑一聲道。「你在這裏想什麼。可是想着立華麼。傻孩子。你以為他愛你麼。我告訴你罷。愛你的只有陳幸生。我已受了他一份很厚的禮物。你如果聽從我的話。立刻嫁他。那你一輩子享用不盡。這禮物怕你還沒見過罷。」說時。

從衣袋裏掏出一串鑽石項圈。一箇鑽石戒指來。被清朗的月色照着。越發光芒四射。燦爛奪目。伊的姑母。繼續着說道。『曼羅。你瞧。這些東西。你嫁了過去。不怕沒有的。如今我受了這樣的重禮。不能不將你嫁與他。你可明白了沒有。』曼羅這時渾身不住的震顫着。不發一言。伊的姑母又道。『我看立華決沒有回來的日子。要是他死了。你再想得這種機會。可就不能了。』曼羅聽到這裏。難堪已極。少停。才放聲說道。『姑母。那麼待立華真箇死了。再聽姑母的支配。現在萬難如命。』伊的姑母聽了這話。似很歡喜。便道。『那我也不來勉強你。只得如此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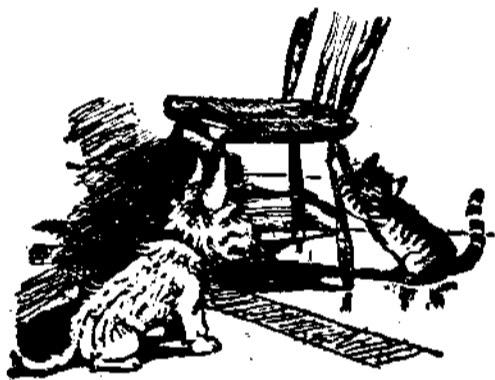
這一夜曼羅輾轉牀頭。整整的哭到天明。迷迷惘惘過了三天。到第四天上。陳幸生忽然跑了進來。手中拿着一張報紙。笑對曼羅道。『如何。我早就說立華有這麼一天。』說時。將報紙展開。遞在曼羅手裏。曼羅見上面一箇大號字的標題道。『月之某日。少將王立華中彈身亡。』兩手不覺一震。彷彿一顆槍彈。射入胸膛。一時痛澈肺腑。當即將報交還幸生。往外就跑。看官們。你道伊跑往何處。原來那夜伊姑母逼伊嫁幸生時。伊早立下了決心。立華不死。此身決不嫁給他人。如果死了。那就投入普救菴。削髮爲尼。這時伊便實行這箇計畫了。

曼羅入了普救菴。見過菴主。訴說來意。那菴主名叫慧能。生性非常和藹。確是一箇慈悲

爲懷的方外人。伊見曼羅這樣年輕貌美。來求削髮。心上不禁一酸。就很溫和地說道。『姑娘。你別因一時的拂逆。斷送將來的幸福。大概來這裏的人。都是在世間極悲慘而無可如何的人。像你這般年青。未來的幸福。正不可知。何必出這下策。貽誤終身。』曼羅一面哭着。一面說道。『我的幸福已經完了。請你收下了我罷。我決不後悔。』說了這兩句。淚如雨下。慧能見伊很可憐。因即允許下來。沒上兩天。伊那一頭芬芳柔軟的秀髮。已脫離了髮首。不留一絲。自此焚香禮佛。度那空門中淒涼的生活了。

一連幾天。兀自下着大雨。彷彿在那裏替那可憐的舒曼羅。淌着眼淚似的。東溪河中的水。已經平岸。再過兩天。便浸淫各處。普救菴門前。也盡給水淹了。一天下午。曼羅同着幾箇女尼。立在高臺上。見水勢有增無減。正在焦慮的當兒。忽聽得一箇女尼高呼道。『你們瞧。你們瞧。那面一箇穿軍衣的少年。在水裏奔來。』曼羅看得明白。陡的四肢一冷。禁不住抖顫起來。那少年行至門前。擡頭一看。眼光正和曼羅對箇正着。便驚呼道。『曼羅。曼羅。我回來了。』曼羅一聽。在那震動着的朱脣中。也迸出兩箇字來道。『立華。』旁立幾箇女尼。見了這種情形。都很詫異。這時水勢愈來愈深。立華自躍至腹。全已浸在水中。曼羅心上如被萬千鋼刀剝割着。痛不可言。過了些時。略略鎮定。因昂向立華說道。『我如今已遁入空門。削髮爲尼了。以前的一切。請你都忘卻了吧。』說着。聲音逐漸悲梗。嗚咽了

半晌。才又說道。『這也不能怪我。你的朋友陳幸生。以你中彈身亡的新聞給我看。現在想來。莫非就是他的毒計。然而這也不必提了。我身處此境。沒有憂慮。沒有苦痛。以前種種。我都不放在心上了。』立華此時面色慘白。流出兩行眼淚來。曼羅慘呼道。『天啊。誰替我殺那好人。』說完。椎胸大哭。立華大呼道。『曼羅。我去。』這話一出。兩腳忽然一軟。倒在水中。水面上立時起了一些波紋。不一會。浮出幾箇水泡來。隨即消滅。





坊

聞近出武俠小說雙劍奇俠傳。趙煥亭君撰。書中主角爲

包伯高仲明兄弟。背景爲包村練團禦太平軍也。李慈銘越縵堂日記有記包村事。與小說頗有出入。而尤以包氏女子之奇蹟。小說脫而未寫。殊有買櫝還珠之憾。否則英姑娘不能突過十三妹耶。茲錄之。以存其真。

姜仲白來。夜飯。至二更後去。其談包村事頗詳。言包立身初不知書。其稱壬戌十二年。以尙不知有同治之號。故從咸豐十一年一數之。或言其意有異者。非也。自稱東安義軍。旗分五色。以白爲主。以東安忠義四字分四大營。而各統小營四。分屯四面。立身自稱統領。有文案支應等局。外築土城。僅數尺環之。出入者皆持符以勘驗。路中多埋礮機刻木。其地四面天險。又林木叢翳。故賊不得近。後以薪盡。伐其樹。村保悉露。礮火得入。始不可守。其妹美英。纖履弓足。能用雙刀。每分領部伍。出沒軍中。稱英姑娘。壬戌五月。賊大隊環攻。立身自捍其北。而令美英

督守東西南三面。村中無馬。烈日中巡行堵禦。凡三晝夜不少息。賊幸退。而美英遂病渴死。蔣益澧疏稱村破後。與立身同死馬面山者。誤也。村有包孝肅祠。爲包氏合族祠堂。立身以此爲營門。儲軍機。點視操防。皆於此。衣皆白。有斜領。器多用烏槍。立身自用大刀。重八十斤。軍火糧食。越西南諸村落。多爲之饋送。火藥槍礮則南門外三家。錄人有胥僧鮑廿二者。爲賊軍帥。潛爲之主。後事發。賊軍裂以徇。立身遂失所恃。爲縫袋者陳趙雲守古塘。與立身相犄角。賊攻古塘陷之。有小包村者。與立身所居隔一嶺。亦屯結以守。兩村以古塘爲樞要。古塘失。遂不相聞。小

包村亦陷。而馬面山者最高峻。村之屏翳。賊又先攻破之。事益不可爲。火藥久盡。不能戰。糧亦絕。賊掘山脈。水竭。又久不雨。闔村三四里中。牆屋悉糜碎。僅餘一間屋。立身悉合婦女棲其中。男子環其外。七月朔。立身麾大旗持刀大呼曰。欲生者從我。壯勇隨之者尙七百餘人。遂潰圍出。奮死登馬面山。馬面山之賊。皆棄壘走。不敢逼。山下諸守隘賊聞之。猶震恐有思遁者。立身既登山。旂忽倒。賊圍而蹙之。士盡殲。僅一二脫。老弱婦女從之者萬餘人。皆死。或擠填坑壑爲滿。其不出者。賊悉屠割之。然終不得立身尸。有云逸去者。余所聞鄉人言。包村事大略同。

其守禦制度。仲白以書兩入村中。故龍
首之。鮑廿二事多稱道者。而不知其名
。可惜也。余於壬戌冬。有書包立身事
文一首。久失其稿。又著弔包村文。亦
言之未詳。書之以存其略。（光緒二年
七月二十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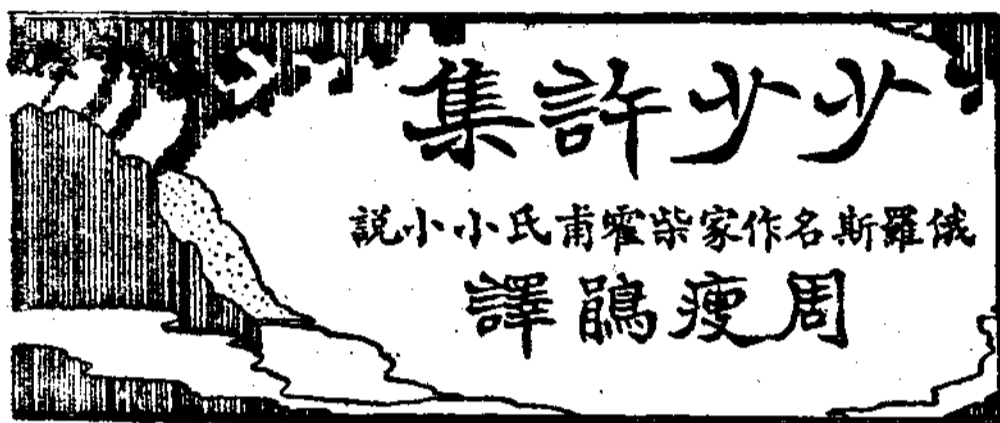
此事敷演之。固一絕妙之說部。較之恣言少
林武當之絕技。鑿空怪誕。自是高出萬萬。
趙君居北方。或有此傳聞。而未加考證。遂

多背事實。孟心史先生董小苑考云。『凡作
小說。劈空結撰可也。倒亂史事。殊傷道德
。即或比附史事。加以色澤。或并穿插其間
。世間亦自有此一體。然不應將無作有。以
流言掩實事。止可以其事本屬離奇。而用文
筆加甚之。不得節外生枝。純用指鹿為馬方
法。對歷史上肆無忌憚。毀記載之信用。事
關公德。不可不辯也。』的是正論。



一 俗 物貨如子女

不。得。有。所。點。污。毀。壞。之。以。未。嫁。時。由。父。母。保。管。身。體。髮。膚。便。
 了。固。可。擊。來。體。面。的。器。物。嫌。惡。了。之。策。之。可。以。隨。意。款。喜。
 待。偶。閉。室。裏。直。到。老。死。爲。止。窮。苦。的。人。家。就。當。是。
 存。貨。物。在。買。主。賤。價。出。售。窮。苦。的。人。家。就。當。是。
 的。女。子。養。做。鄉。村。窮。苦。人。家。親。好。像。一。錠。元。寶。長。大。了。伊。
 可。以。身。錢。至。窮。苦。的。夫。好。像。一。頭。穿。鼻。的。牛。打。煞。做。
 煞。子。嫁。了。窮。苦。的。夫。好。像。一。頭。穿。鼻。的。牛。打。煞。做。
 錢。子。在。市。場。上。富。貴。人。家。看。來。像。是。眼。中。釘。賠。錢。貨。也。
 爭。子。嫁。了。窮。苦。的。夫。好。像。一。頭。穿。鼻。的。牛。打。煞。做。
 橋。子。嫁。了。窮。苦。的。夫。好。像。一。頭。穿。鼻。的。牛。打。煞。做。
 待。火。一。件。東。西。的。丈。夫。好。像。一。頭。穿。鼻。的。牛。打。煞。做。
 可。忍。！ 諸。姑。姊。妹！ 活。的。人。竟。像。死。的。貨。看。待。是。可。忍。執。不。



黑 暗 中



一 箇不大不小的蒼蠅。向那助理代訴人買金的鼻管中鑽去。它也許是爲好奇心所

驅使，也許是因嬉戲或在黑暗中出於無意而鑽了進去；總之，那鼻子是最恨爲外物所侵入的，於是發了一

箇打嚏的信號。買金打嚏了，打得很著力而又尖銳與響朗，直使那牀顫動著，連彈簧都格格地作響起來。買金的妻子麥霞米海綠笑娜，是一箇胖而美的婦人，也被驚醒了。伊望著黑暗中，歎了一口氣，翻過身去換了箇方向。六分鐘後，伊又翻過身來，眼睛閉得更緊，但伊再也不能入睡了。歎息著翻來覆去了半晌，就撐起身來，爬過了伊的丈夫，套上了拖鞋，走到窗前去。

外面是暗暗的。伊瞧不見甚麼，只見那樹木的輪廓和馬房的屋頂，東方現著微白，但這白色漸漸地被雲氣掩住了。空間完全寂靜，包裹在睡眠與黑暗之中。便是那更夫，本來出了餓喚他打破這夜中的沈寂的，此時也靜默著；更有那秧雞——是羽族

中唯一的野畜見了避暑的客人也不避的——此時也靜默著。

這靜默卻被麥霞米海綠美娜自己所打破了。伊立在窗前望著院落，忽然驚呼了一聲。伊瞧見一箇黑影，從那種有一株瘦削而剪短了的白楊的花園中向屋子匍匐而來。伊先還以為是一頭牛或一頭馬，接著伊揉了揉眼睛，便很清楚的瞧出一箇男子的輪廓來。

於是伊彷彿見那黑影接近了廚房的窗子，立定了一會，分明是躊躇不決似的，把一隻腳踏在窗檻上，一會兒就在那窗子的黑暗中霍地隱去了。

「一箇夜賊！」伊心中忽的想著，而一重死灰之色佈滿在伊的臉上。霎時之間，伊的幻想構成了一幅畫圖確是一般到鄉間來的女客們所害怕的！一箇夜賊潛入廚房中，從廚房中潛入餐室中；梳櫥裏有銀器；其次潛入臥房中；一柄斧頭；一箇強徒的臉；首飾……伊的兩膝軟化了，而一陣子的抖顫從伊背上蔓延下去。

「佛西亞」伊喊著，搖著伊的丈夫，「呀！佛西利柏洛谷維！唉！可憐見吾們，他也許是死了！快醒回來，呀，我求求你！」

「怎——怎麼樣？」那助理代訴人咕囔著，深深地吐了口氣而做出一種咀嚼東西的聲音來。

「瞧上帝分上，快醒回來！一箇夜賊已進了廚房！我正在窗前向外望著，見有人溜到窗中來。其次他得入到餐室中來；那銀匙子在梳櫥中！呀！他們去年曾闖到瑪美拉葉高洛美娜那

裏去的。」

「甚——甚麼一回事？」

「天哪！他還沒有明白。聽著，你這馱子！我對你說我剛瞧見一箇人入到廚房的窗中！卑拉琪亞可要喫嚇而……而那銀器又在梳櫥中！」

「一派胡言亂語！」

「呀，這真受不了！我對你說一重真正的危險，而你兀自睡在那裏咕嚕著！你可要怎樣？你可要吾們被劫而被人殺害麼？」

那助理代訴人緩緩地起來坐在牀上，那響朗的呵欠聲滿佈在空氣中。

「婦人們真是怎樣的一種動物啊！」他喃喃地說著。「任是在夜中也不給人家太平的！爲了這樣無意識的事竟驚醒一箇男子！」

「但是，我敢賭咒確會瞧見一箇人入到窗中來！」

「好的，這算得甚麼？讓他進來……這當然一定是卑拉琪亞的戀人那箇救火員。」

「甚麼！你說的甚麼？」

「我說這是卑拉琪亞的那箇救火員特來聽伊的。」

「更壞了！」麥霞米海綠芙娜嚷將起來。「這比了一箇夜賊更壞！我不願意有這種不道德

的事發生在我的屋中！」

「好了好了！吾們是有道德的！不願意和不道德的合在一起麼？倒像這確是不道德似的！何必發出這些不相干的話來呢？吾親愛的女孩子，這一件事是自有世界以來就發生的，因習俗相沿而變爲很聖潔。救火員不和廚娘講戀愛又待怎樣呢？」

「呀，不行！你似乎還不知道我！我不能容許這樣這麼一件：這麼一件：發生在我的屋中。此刻你該入到廚房中去打發他快去！立刻就去！明天我得對卑拉琪亞說伊不應當敢如此的不道德！我死了你儘可容許在你的屋中幹不道德的事，但是如今你可不能！請去吧！」

賈金咒詛著，套上了他的拖襪，隨又咒詛著，向廚房趕去。四下裏暗暗的好似一隻木桶的內部，那助理代訴人只得摸索著走去。他摸索到育兒房外喚醒了保姆。

「佛西利蓬」他說，「昨晚你穿我的便衣去擦拭的——在那裏？」

「主人，我交給卑拉琪亞去拭了。」

「何等的疎忽！你穿了去不穿回來——此刻我便沒有便衣穿了！」

到了廚房中，他向那一隅一箇安放盆碟的木架子下而廚娘睡著的箱子那裏走去。

「卑拉琪亞」他說著，摸到了伊的肩，搖上一搖，「卑拉琪亞！你爲甚麼裝假呢？你並未睡熟！此刻入到你窗裏來的是誰？」

「主……主……早安！到這裏來麼？誰會進來？」

「噢，你也不用隱瞞了！你還是喚你那漢子在可以出去時快快出去！你聽得麼？他平白地不能到這兒來！」

「主人，你敢是發了昏麼？你想我可是這樣的一箇獸子麼？在這裏整日的跑來跑去，一分鐘也不能坐下來，到了夜中還向人說這種話！四羅布一箇月：茶與糖還須自備，而我所得的報價卻是如此！先前我在一位商人家裏時，從沒有受過這樣的侮辱！」

「來，來！不用說你的怨話了！這當兒你的漢子也該出去了！你明白麼？」

「主人，你自己該覺得慚愧，」卑拉琪亞說著，他聽得伊的聲音中已含著眼淚。「紳士先生：受過教育的，卻一些兒不體念吾們的厄運：吾們辛苦的一生！」伊哭出來了。「要侮辱吾們原很容易，沒一箇人給吾們幫忙的。」

「來，來……我並不在意！你的主婦喚我來的。任你放一箇魔鬼進來我可也不管！」

那助理代訴人到此沒有辦法，只索自認錯誤回到他的老婆那裏去。

「卑拉琪亞」他說，「你會擊我的便衣去擦拭的。在那裏？」

「呀，對不起，主人；我忘卻放在你的椅上了，正掛在那靠近鏡子的一箇木釘上。」
買金摸索著了那鏡子旁的便衣，穿在身上，悄悄地回到他的臥房中去。

當伊的丈夫剛出去時，麥霞米海綠美娜回到牀上去等著。最初的三分鐘中伊的心還安定，但是過後就漸漸地覺得不安定起來。

「他去了多久，」伊在想。

「他到了那邊就好了：那不道德的人：然而倘是一箇夜賊呢？」

伊的幻想又構成了一幅畫圖，伊的丈夫入到那黑暗的廚房中去：一斧頭打下來：一聲兒不響的死了：一箇血泊！

五分鐘過去了：五分半鐘：至少六分鐘了：一陣冷汗迸出在伊的額上。

「呀！」他吶喊著，「呀！」

「你嚷甚麼？我來了。」伊聽得伊丈夫的聲音與腳步。「你敢是要被人殺害麼？」

那助理代訴人走到牀前，在牀沿上坐了下來。

「那邊沒有甚麼人，」他說。你這怪東西，這全是你的幻想：你儘可安安定定的睡去，你

那卑拉琪亞正像伊女主人一樣的貞潔。你是何等的懦怯！何等的：

那助理代訴人開始和他的夫人鬧著頑。他此時已很清醒不能再睡了。

「你是一箇懦怯的弱蟲！」他笑著。「你明天還是瞧醫生去，對他說明你那精神錯亂的病情，你是一箇害神經病的！」

「怎的一陣柏油氣」他的夫人說著——「柏油或是甚麼東西……洋蔥……菜湯！」

「是——是的！有一陣氣味……我並無睡意。待我點上一枝蠟燭……火柴在那裏？加著我要給你瞧一張公道宮中那位正代訴人的照片。昨天他和吾們道別時，給吾們每人一張照片。上面還有他親筆的簽名。」

賈金在牆上擦了一根火柴，點上一枝蠟燭。但他正在移步離牀去取那照片，猛聽得背後起了一聲刺心的大叫。回過來瞧時卻見他夫人的一雙巨眼釘在他的身上，充滿了詫異，驚駭，與憤怒……

「你在廚房中曾脫去你的便衣麼？」伊說著，臉色泛白。

「怎麼？」「你對自己瞧！」

那助理代訴人對自己瞧時，驀地喘息起來。

披在他肩上的並不是他的那件便衣，卻是一件救火員的外衣。怎麼會到他肩上的？他正在解決這箇問題，他夫人的幻想中又構成了一幅畫圖，可怕而做不得的——黑暗，靜寂，低語，如此云云，如此云云。

★ ★ ★ ★ ★ ★ ★

反 詰 語

履 冰

甲問乙曰。君知明日之天氣。晴乎雨乎。
乙曰。君不知而問我。其以我異於君耶。
父詔其子曰。香烟有毒。不可吸也。子
曰。然則父親何以不怕毒而常含捲烟。
某童頑甚。叔怒曰。汝之行爲。直畜生
矣。童曰。畜生之叔。豈得謂人。
或坐黃包車。恨車夫行遲。叱曰。如此
沒力。安配拉車。車夫曰。先生既具強力
。曷不一試拉乎。
一生成在校。考試常不及格。師責之曰。
汝久留此級。不自慚耶。生白。先生年年
教授我級。豈亦不知愧乎。



曼殊上人姪女蘇紹瓊之死

曹恩藻

曼殊上人姪女蘇紹瓊之死



曼殊上人。以革命巨子。功成身

退而逃於禪。其才力器識。久已膾炙人口。正其諳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真有心人也。近日海外各報。忽載其姪女紹瓊女士於本年三月十日晚夜半作書遺所親。翌晨三時飲毒而死。人雖不死。死而不待天年。自有不得不死之故。於是載筆者傳信傳疑。書之不得其法。余懼女子之死而不自其衷於天下也。更爲大書之如下。

▲身世之歷略 女士姓蘇氏。名紹瓊。存年僅十有六歲。明慧端謹。不苟言笑。體素

健。無女子孱弱之態。父母俱存。兄弟無故

。父焯。兄紹賢。而叔父玄英。字子毅。卽

名震當世。法號曼殊之僧而隱者也。幼居東

源。初肄業於神戶同文學校。民十六秋。校

中以國旗問題。全部教職員罷免。女士乃改

就業勤私塾肄業。業勤者。卽同文學校教員

王晶堦所設者也。至客冬十二月下旬而退學

。距其死日僅三月餘云。

▲求學之經過 女士敏而好學。在同文爲

高材生。入業勤後。成績尤冠其儕輩。校師

嘉獎之。同學生皆嫉忌焉。同級尤甚。其退

學則由家庭之命云。

◁ 一 ▷

▲暴死之駭聞 女士平日似抱世界思想與眼光者。退學後。時誦感怨悲切之著作。三月三四日間。猶有其世好某君見之於參宮大道上。禮彬彬而容肅肅也。詎不數日。其學

友玉珍乃竟得其一紙遺書。云「我的親愛玉珍呀。我和你多年同學多年友。今日我竟與爾長別了。我今日和你行街。有千言萬語想對你說。但此時有了話就沒有心了。所以又沒有和你說。但你和和織了這條頸巾。我無物可給你了。只贈我的繻兒給你罷。我本別了很久。但我依依了你給我的親愛的哥哥。所以至今就我所別的原因汝亦知了。所以我

死法則飲揮油約三兩許。死後遺容。仍面目如生。宛然一富有思想之好女子焉。

▲致死之真因與揣測 惟有一事稍奇。則揣測之魔力能亂真因。况女士以十六妙年齡。家庭間又極美滿。一朝引決。尤為世人揣測之好資料。於是有人謂其去同文而就業勤時。曾誣同文新校長為賊。或慮中傷而出於死。然事隔數年。不宜死於今日。又有謂業勤師長王晶堉寵獎太過。為王妻所見。疑有曖昧。屢占脫輻。家庭因令退學。女士之死。不出於忿恚。與其他之兩種者。然女士素服膺於其叔曼殊之遺著。據其兄云。舍妹平時讀書。以為溫習功課。而不知皆曼殊手筆也。嘗讀至「碧玉莫愁身世賤。同鄉仙子獨銷魂。袈裟點點疑櫻瓣。半是脂痕半淚痕。

「又讀至「懺盡情禪空色相。」及「沙白松青夕照邊」之句。則潸然淚下。嘆曰。一人生自古誰無死。死則死矣。歷盡富貴榮華。終不免於一死。何如以貞潔無垢之青春。歸宿太空乎。」然則女士實感曼殊之化虛而死無疑。其實種種揣測。皆非事實也。

▲臨時之忙亂與事後之責言 方事之亟也。家人聞女士痛苦聲。知爲中毒。急招醫士孫啓世。時孫外出。蓋同時有福建女子服鴉片自裁。爲孫救甦。蘇氏至此。乃延日醫。日醫束手無策。其家人以爲中風或痰。或以萬金油。或以生油。終無效。孫啓世聞訊趕至。謂曰。危險萬端。生命難保。現醫器不便。請速以自動車送往。苟溫氣一息尙存。當盡人事以救之。其家距孫醫院有三百丈遠

。及至時。女士已殭凍。身軟如綿。孫氏頓足哭曰。「休矣。已不可救矣。」其時已八時。僅五小時。已償其畢生之願矣。其平日在業勤所作文字。尤淒苦。有許多決絕語。死後。其世好或責王晶揮以知弟莫若師。不能循循善導。以爲防止之預備。今日之事。實有攸歸。此則晶揮百喙而不能辭咎者耳。

紹蓮女士遺詩

(其一)

詩人，飄零的詩人，我，你的小姪女，彷彿見著你，穿著「芒鞋」，托著「破鉢」，在「櫻花橋」畔徘徊著。

(其二)

詩人，飄零的詩人，我又彷彿見著你，披著袈裟，拿著書卷，在孤山上吟哦著，寂寞

的孤山呀，只有曼殊配你作伴侶。

十八，三，三 紹瓊於神山

無聊語。古。墓。破。大。莫。心。民。戕。美。殺。美。人。為。慰。安。世。界。人。類。之。天。使。亦。為。世。界。人。類。
 之。愈。高。處。世。愈。危。我。寧。為。默。默。無。聞。之。小。
 青。為。情。心。白。為。怕。與。其。心。青。為。有。情。之。人。
 若。心。不。能。留。考。百。世。亦。當。遺。臭。萬。年。今。之。
 丈。夫。深。體。此。意。人。民。受。惠。不。淺。
 大。夫。金。錢。權。利。誰。不。知。死。便。放。棄。又。誰。能。看。
 破。美。人。金。錢。權。利。誰。不。知。死。便。放。棄。又。誰。能。看。
 虧。累。掩。逃。謀。財。暗。算。皆。出。聰。明。人。大。手。筆。
 愚。鈍。者。決。不。有。此。

時曲大調 全譜

全書二冊·定價六角

本書四大特色

本書為提倡音樂而編，所以把中西各種樂器，一列繪圖，並註明工尺和音符，以及一切用法，可使初學者得實習的門徑，（特色一）

本編所備的工尺譜，都是極普通極顯淺的曲本，每曲都註明板眼，板眼的標記，統載在工尺的符號裏面，記熟工尺符號，對於各曲，便可按句成聲（特色二）

坊間所出的小調書本，大半祇載詞句，沒註工尺，本書除各曲遍註標記外，更有音調的說明，板眼的校正，尤足為本齋生色（特色三）

本書所載各曲，多出於文人飄世筆墨，所以雖淺近通俗，非但詞不害意，并可改進社會，（特色四）

【全書六編 共百數十 目載亦 不下百餘 種】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菊部叢譚

卷首有精美之

名伶像片百餘幅

內容分三大編

一 燕塵菊影錄
二 歌臺撫舊錄
三 椿椿室劇話

名伶之藝術 伶界之歷史

歌場中之遺聞軼事

本書無不詳載 真是洋洋大觀

全書一册
定價一元
實售七角

上海 大東書局 印行

文具界最新大貢獻考試利器

袖珍文具匣出品成功

容內

精製紅藍墨水兩箇。雲銅墨盒一只。專用雲便筆一枝(鋼筆毛筆俱有)。鉛筆一枝。橡皮一塊。稿紙一張。共計六種。製造之精。得未曾有。

表外

闊三英寸。長六英寸。高一英寸。又二分之一。皮面淡金。美觀無匹。式樣用四面開闢。簡捷非常。取之便。更非他種文具可比。

中山 童裝

優點

- ▲花紋雅靜
- ▲裁製稱身
- ▲操作游戲
- ▲輕便非常
- ▲國貨製成
- ▲耐洗耐著
- ▲既合衛生
- ▲又切經濟

價目

號	大號	一號	二號	三號	小號	童齡	甲種	乙種
號	十五	十三	十一	九至	七至	八	一元七角	一元九角
號	十六	十四	十二	十	八		一元八角	二元
號	十七	十五	十三	十一	九		一元九角	二元一角
號	十八	十六	十四	十二	十		二元五角	二元五角
號							二元八角	二元八角

夾的每套加八角

郵費每套加四角

上海大東
書局發行

應試者備此文具
具匣。至少可
得下列優點。
(1) 富麗。 (2) 玲瓏。
(3) 輕便。 (4) 完美。
(5) 耐用。 (6) 均
宜。此應試用。

每只實價二元

著巨探偵之名盛負最

集全案蘋羅森亞

行印局書東大海上

看偵探小說，看到亞森羅蘋集，可以不必再看其他偵探書了。他的優點，一時也說不盡，簡單說起來，就深切一箇奇字，無論他的布局，變化，都可使你萬不及料，與福爾摩斯集較，愈見其精警卓絕，超過百倍了。

七劫王侯 繫就 鐵箱
 星婚 后脫 獄擒 記
 紙：：：：：：：：：：：
 牌：：：：：：：：：：：
 周周周周周周
 瘦瘦瘦瘦瘦瘦
 鷗鷗鷗鷗鷗鷗
 ~~~~~  
 車箱隧神勁草黑  
 中中道秘敵入珠  
 怪女之：：：：：  
 客屍：：：：：  
 周周周周周周  
 瘦瘦瘦瘦瘦瘦  
 鷗鷗鷗鷗鷗鷗

全書二十四册  
 定價大洋拾元  
 分裝布套兩函  
 實售大洋七元

空金虎古一雙賊  
 心三齒城紙雄公  
 石角記秘名關爵  
 柱：：：：：：：：：  
 張高吳周錢荆沈  
 碧祖雄瘦釋鷗禹  
 梧武倡鷗雲魂鐘  
 ~~~~~  
 繡惡結紅鐘三古
 幕繼婚肩鳴十燈
 ：：：：：：：：：
 父：：：：：：：：
 孫包包包包周徐程
 了天天天天瘦卓小
 紅笑笑笑笑鷗呆青

紅雪孃

·角四册一·譯孫蕪張·

可·亦後入懷不筆情本
多讀與仇勾殺暇之偵書
得之其果欄父接奇探為
之可情以·之··俠張
佳泣侶迷期仇中五義君
著可結戀踪·述光於所
也歌百被跡不一十一譯
··年戕得惜女色爐·
誠之·之以郎··鎔
不好女·身·目文愛

盜中空

·角五册一·譯狂若趙·

此讀凌·視極都黑動趙
一偵蓋誠若幹市星之君
册探福有無練·之筆譯
·小爾追物之詭神墨本
說摩踪·警變··書
者斯亞其探誦叙傳·
不之森豪緝異··西能
可概羅邁捕·其方以
不·蘋之·雖橫大極
手愛·氣亦有行盜警

偵探

說小名種各局書東大

戀之愛花

·角四册一·著生綠慘·

籍交男適序·於必正自
也立女當之手戀致規由
·場之之如腕愛貽·戀
·上寶指何之真悔若愛
不筏正漸如詮將誤·
可··進何·來入自
成爲是·採發·岐有
缺現誠俱取揮本途一
之代青有·甚書·定
要社年最程詳對則之

蘭因記

·角二册一·著蝶小陳·

有信下人·折能多作本
此陳有意結·躍··書
妙君情外束殊然而運爲
·筆亦人·處有紙婉筆陳
也·多眉閱陡柳上轉輕小
·情飛之然暗·之靈蝶
種色頓一花其柔·君
子舞使變明佈情着得
··普·之局·墨意
故深天出妙曲自不之

言情

白室記

◀角六册二●譯梧張▶

偵探小說之佳作
 其所佈疑陣
 必使人窮思極慮
 而不可得。一經
 揭破。則奇景陡
 開。心曠神怡。
 白室記所敘為類
 似此法之筆意。
 以一白室之女屍
 連帶及第二白
 室之發現。恂恍
 迷離。變幻百出

匣劍帷燈

本書描寫一行踪詭秘之俠士。以七種不同之手腕
 連殺七惡人。且告以死期。及雖百般逃避
 亦不能免。偵探智索力盡。終難獲其人。情事
 奇突。讀之當快浮一大白。

▲周瘦鵠譯

一册 定價四角

秘密錦囊

本書敘一女郎有巨大遺產可得而不自知。幾為惡
 人所攫。結果幸惡人俱死。錦囊之秘密亦大白。
 其中緯以軍事愛情。極其雲詭變之致。可作偵探
 小說讀。可作軍情軍事小說讀。

▲徐卓呆譯

二册 定價八角

雙雄智記

▲張碧梧著
 本書為張先生與東方福爾摩斯與東方亞森羅蘋之
 東方福爾摩斯與東方亞森羅蘋之傑作。以詭譎之
 筆。寫
 而高商張才森案為綫索。鈎心鬥角。無殊
 奇峯疊起。布局之奇。行文之妙。固無殊
 勒白朗氏原著雙雄智錄也。愛偵探小說
 者。不可不手此一編。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第七回

匪地雷霆大驚老卒
彌天勢利小吏得優差



兩個兵士給帶兵官搜了十二張大清銀行的鈔票出來一個個覺得沒顏色
的臉上大過不去這時候平地裏忽然一聲怪響好似山崩石破一般震得地皮
都有些岌岌的搖動那班兵士本來是中看不中用的更兼這一聲怪響就在左
近只把那幾個膽小些的兵士嚇得縮一縮頭項吐一吐舌頭一翻身往外就跑
帶兵官雖然吃嚇恰還勉強強強的掌住了膽子連聲喝道哇你們待往那裏
跑那兩個跑的兵士聽得帶兵官叫他只得立定了脚支吾著道外面不知是什

麼響亮我們去看看到底怎麼回事帶兵官一聲斷喝道站住你們不奉命令混跑的什麼你們知道軍法嗎還不給我歸……隊字還沒有出口陡然又是地場天崩的一聲響亮比方纔的一聲更響連帶兵官也嚇得面皮失色說話的聲氣也有些戰抖抖的起來連問什麼事什麼事一班兵士沒一個答應得出的大家都慌了手脚一個個爭先恐後的想要出去挨挨擠擠的連行列都亂了帶兵官自己覺得不好看又不知這兩聲大響是什麼事只得胡亂喊着向右轉開步走帶著這一班老卒紛紛的走了這班人走了之後學堂裏的幾個人聽了這兩聲大響也不知外面出了什麼亂子不免也有些驚慌柳安石連忙說你們不用驚皇天下的事情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不論什麼事總有一個辦法的天大的事有我呢眾人聽了柳安石這般說法覺得有了一個靠傍方纔大家鎮定了些看官們你道這兩聲怪響何自而來恰也是革命史中一種有價值的活動兩廣總督張鳴岐自從革命軍退後他便張皇其事的電奏情形他手下的那班驕將酷吏就無中生有的濫捕人民殘害民黨一班志士也不知被他們害了多少更有幾

個女黨人有的是輸送軍伙探聽消息有的是同黨人冒充夫婦在制臺衙門和督練公所左近一帶所在租了房子作爲革命機關的這些女同志也給他們捉了不少蓮塘街有一家汪家是湖北人只住著夫婦兩個和一個女兒男人叫汪星洲是個候補巡檢當了二十年的窮候補官只得了四五趙例差只把他們夫妻兩個窮得吃盡當光時時要收緊了腰帶挨餓生了一個女兒倒長得體態娉婷風姿都麗依著汪小姐的意思要汪星洲把他送到師範女學裏去讀書無奈汪星洲窮得飯都沒得吃如何還有錢供給女兒讀書眼巴巴的看著一班候補官當著轟轟烈烈的優差做著興興頭頭的好缺賺起錢來動不動就是幾萬幾十萬覺得比切蘿蔔片更要容易些他們的太太小姐走出來都是坐著自己的長班轎子綺羅遍體珠翠盈頭獨獨汪星洲的太太小姐穿著一身破破舊舊的衣服非但坐不起轎子連大門也走不出來汪星洲又是羨慕又是怨恨怨恨到後來就一逼二逼的把汪星洲逼到贊成革命的這一條路上去了他小姐天天聽著汪星洲的論調自然也痛恨起滿清政府來因痛恨滿清政府而連帶及於

滿清政府派出來的封疆大吏，恨不得要把歷任的兩廣總督和廣東藩臺一個給他一手槍心上方纔暢快。從此以後，汪星洲父女兩個居然也就算是革命黨了。不想汪星洲走背運，走了二十年，忽地走起紅運來。他和兩廣總督張堅白本來是同書房的表兄弟，張堅白在廣西的時候，他就想到廣西去尋他，又想到改省廣西好借著這個表兄弟的光當個把好些的差使。不過一貧如洗的人，打算每日的開門七件事，還打算不來如何打算得出。到廣西去的川資旅費，改省的費用，更不必說一發的打算不來，只好空想著罷了。這一次張堅白調陞了兩廣總督，他這一喜非同小可，就連忙去稟安稟見，老沒有見得著他，沒奈何只得候初一月半總督出來行香的時候，趕著去站香班。怎麼叫作站香班呢？說來也甚可憐。汪星洲是個巡檢知縣，就是他的頂門上司，見了知縣要稱堂翁，他逢著行香的日子，先趕到首縣那裏，衣帽整齊的站在二堂上，同著一班佐雜官兒排班伺候，等得首縣出來上轎，這班寶貝一字兒在旁打恭，首縣上轎之後，就飛風的先抄近路到首府衙門，先伺候了首縣下轎，再伺候首府上轎，又飛風的抄

到首道衙門伺候。首府下轎，首道上轎。之後再到臬臺衙門和藩臺衙門。也是如此。伺候得藩臺上轎之後，再抄到制臺衙門伺候。得制臺上轎，又抄到廟裏伺候。這班長官下轎，這種站滿堂紅的香班，很不容易。汪星洲恰沒有一次不是趕的。滿堂紅他仗著兩隻腿快，只把帽子摘下來，往帽合子裏一擱，叫跟來的小厮托著，拔起腿來就跑。幸而這班衙門裏的轎夫到了行香的日子，照例是鵝行鴨步，不肯快跑，而且一定要走大寬轉的街巷，緩緩兜轉來，好等這班候補官趕上站。香班到了逢年遇節各處候補官的公館裏頭，也是這些轎夫的一種生財之路。但是這些候補官這般的奮勇，站班究竟有什麼好處呢？其實又沒有什麼好處。不過貪圖常常和長官見見面，久而久之，長官不免就要注意這個人。一經長官注意，就有得差的希望。不過話雖如此，也得碰自家的運氣。運氣好的不站香班，一般可以得差得缺，運氣不好的儘有站了一輩子的香班，一個紅點子也沒有。得到的汪星洲當了幾十年的窮候補官，窮得幾乎淪屎，實在窮得過不去了。纔逼成了他贊成革命的一種宗旨，不想他一經贊成革命，官運就轉起來，站了不

多幾次。香班張堅白就注意了。在走過去的時候。停了脚步。對他點頭一笑。這站香班的規矩。從前在府廳以下。還要請安的。時代一班站香班的官。一見督撫兩司。走過來。就一個個請下安去。有那種講究禮節的人。就一路回安一路疾趨而過。也有不甚講究禮節的。老老實實一路哈哈腰。也就過去了。好在知府以上的官。不站香班的多。站香班的無非是些同通州縣和佐雜。就不客氣些。也不要緊。汪星洲是著名的黑官。如今忽然總督停住了脚步。對他點頭一笑。這一個面子。可了不得。當天下午。藩臺陳少石就傳見問明了張堅白和汪星洲的關係。就當面答應。委他釐差。第二天制臺傳見汪星洲一團高興。的一早就趕了去。巡捕官拿了手本上去。汪星洲就坐在佐雜官廳裏。老等。從一早等到飯後。餓得他肚子裏骨碌碌的叫。個不住。看著一班裏見的道府州縣忙忙的一起上去。一起下來。最後幾個裏見的佐雜也上去了。恰獨獨的不請到他。等得汪星洲又焦又氣。又不敢使性子。走了回去。再一會。這幾個排在末班的佐雜也見了出來。方纔見一個巡捕官懶洋洋的出來。說一聲大帥傳你進去。汪星洲連忙立起來。跟著巡捕

走進去已見張堅白忽忽的從客廳裏出來汪星洲忙逼著兩手搶過去恭恭敬敬的叫了一聲大帥低頭連打三拱恰不聽得張堅白開口說話等得擡起頭來制憲已經走進去了汪星洲氣得口呆口定面上無光巡捕官站在一旁也覺得十分詫異看著汪星洲哈哈的笑汪星洲更覺心上難受暗想這般腐敗的官場如何能不革命正想到怒髮冲冠的時候裏面一疊連聲的傳出來說大帥請汪老爺這一下就把汪星洲心上的革命思潮壓了下去把那熱中利祿的念頭重又從肚底裏提了起來就歡歡喜喜的跟著巡捕官和幾個家人搶步過去到了簽押房裏只見張堅白已經換了便衣在那裏看公事可是脚下還穿著一雙靴子汪星洲又搶上去恭恭敬敬的打恭口稱大帥張堅白笑著罵道什麼東西多分是窮花了眼睛連心也窮花了你滿嘴裏混叫的什麼你可知道大帥的簽押房裏有你這九品官的坐位嗎還不給我滾出去汪星洲見張堅白不拿身份還是和當初在書房裏大家說笑慣了的一般心上自是高興嘴裏恰說這是朝廷的體制巡檢如何敢違背張堅白立起來笑道放你的狗屁你再這般混叫你立

刻。給。我。滾。出。去。說。著。叫。一。聲。來。你。們。把。汪。老。爺。轟。出。去。一。班。家。人。轟。然。答。應。恰。不。動。手。汪。星。洲。到。了。這。個。時。候。也。就。拿。出。以。前。嬉。皮。笑。臉。的。神。氣。來。道。小。張。你。不。要。窮。凶。極。惡。你。做。了。總。督。就。不。認。識。老。同。學。了。嗎。張。堅。白。大。笑。道。我。正。爲。我。做。了。總。督。你。就。不。認。識。老。同。學。所。以。要。轟。你。出。去。你。還。敢。挺。撞。嗎。汪。星。洲。拍。一。拍。胸。脯。道。就。挺。撞。了。你。怕。什。麼。終。不。成。你。把。我。革。了。功。名。遞。解。回。籍。嗎。若。果。然。如。此。我。就。感。激。得。很。了。我。當。了。二。十。年。候。補。官。過。的。日。子。那。裏。是。人。過。的。想。回。去。又。路。遠。迢。迢。的。回。去。不。來。你。若。革。了。我。這。勞。什。子。的。功。名。把。我。遞。解。回。去。你。就。是。成。全。我。了。張。堅。白。對。衆。家。人。道。你。們。聽。聽。他。這。一。番。無。賴。話。氣。人。不。氣。人。你。還。不。把。那。頭。上。的。狗。熊。帽。子。摘。下。來。寬。了。公。服。坐。下。來。說。話。好。多。著。的。呢。如。若。不。然。我。給。你。一。巴。掌。把。你。這。狗。熊。帽。子。搥。掉。了。看。你。明。兒。戴。著。什。麼。去。站。香。班。汪。星。洲。就。自。己。把。帽。子。摘。下。來。看。一。看。自。己。的。帽。子。頭。大。帽。小。頂。在。頭。上。真。有。些。兒。像。耍。狗。熊。的。自。己。也。不。覺。嗤。的。好。笑。起。來。接。著。張。堅。白。道。你。的。肚。子。餓。了。嗎。汪。星。洲。道。自。然。餓。了。快。開。飯。來。吃。張。堅。白。道。我。就。知。道。你。挨。不。住。了。本。來。要。好。好。的。餓。你。一。下。子。如。今。還。看。

在多年同學的分上把草料給你上得飽飽的再叫你作活汪星洲道閒話少說趕快拿飯來吃是正經當下兩人同吃了一頓飯直談到將近上燈的時候汪星洲纔辭了出來走到家裏藩臺的委札已經送到委他做三水釐廠總辦這三水釐廠是知府班中的優差很有些候補道鑽頭覓縫的托人說情想當三水釐廠的差使弄不到的也很多其他的同通州縣是不用說再也夠不上這個分兒佐雜班更不用談夢裏也是想不到的不料這個汪星洲得了釐廠不算還得了這般極好的釐差就把通省的候補官詫異得了不得都說自有釐廠以來從沒有見過這般怪事一個九品的巡檢當起頭等釐廠總辦來將來首府首道也可以叫巡檢署理的了在藩臺陳少石的意思原也不想把三水釐廠給他想要對付一個每年兩三萬塊錢的三等釐廠給他一個窮巡檢得了這般差使也就心滿意足的了正要發委條出去招呼簽稿並送就得了制臺衙門裏坐探的報告如此如此原來省城最高級衙門裏頭的親信人役照例都兼充大小各衙門的坐探有了什麼緊要信息就立刻報告這時候的官場本來是彌天勢利遍地

金錢的世界。不靠勢力。就仗金錢。陳方伯得了這個報告。一想張堅白既和他這般要好。不忘舊誼。格外的和他關切。而且又這般的不拘形跡。他們的以前的交誼。也就可想而知。我既要送這個情。就得送足了。若依然不過委他一個三等盤差。這也不算什麼特別。我這個情。不是白送了嗎。要送人情。索性送一個整的。出了蠟燭。何必坐在暗處呢。陳方伯定了主意。就送了這樣的一個大情。恰便宜了。汪星洲脫去窮皮。頓時變成了一個闊老。汪星洲既接了委狀。心上的高興。自不必說。問一問他太太。委札是幾時送得來的。他太太說送來了。不多一刻。你若早一步回來。那藩臺衙門的號房。還沒有走呢。不過那號房說這一個札子。照規矩。要五十兩銀子賞號。可憐我們公館裏。今天只吃了一頓粥。連一個三分六（即五仙銀幣）都拿不出來。那裏拿得出五十兩銀子。沒奈何。只好對他說。請他明天來拿。幸而他倒沒有說什麼。只說不要緊。回來汪總辦謝委的時候。帶去就是了。汪星洲聽了。從歡喜中。又生出愁悶來。暗想。差使雖然有了。恰不能立刻就有錢別的。或者還可以慢慢商量這一筆五十兩銀子的賞號。明天稟謝的時候。就

非得帶去不可。明天又萬萬不能不上衙門。這便怎麼辦呢？正想著發煩，跟他的十三歲小廝雙福在裏面走出來，一張嘴撇得高高的，望門角裏一站也不開口。汪星洲見了詫異，問他什麼事，他說：「太太叫我去買米。」汪星洲說：「你買米就該立刻就去啊。」雙福道：「太太沒有給錢，要叫他們先送一斗米來，送來之後再一起給錢。」一次太太叫我也是這般的叫了一斗米來，前後欠了人家三斗米錢，一個大錢也沒有給。這幾天我出來進去的米店裏，總向我要錢。我說：「太太說過的，停幾天自然送來給你們。」他們倒說：「你家太太小姐喫了我們的米，不給錢，你家太太小姐就要算是我們店裏養活的了。」今天太太又要我去叫米，我說：「不給錢，是他們不肯送來的了。」太太倒罵我：「是不中用的小子，逼著要我立刻就去。」我要去了，他們先問我要以前欠的三斗米錢，叫我怎麼回報他們呢？汪星洲不覺生氣道：「這小子真討人嫌，你還當老爺是以前沒有差使的老爺嗎？現在老爺得了三水釐金，還在乎他們這幾斗米錢嗎？還不給我趕快兒就去呢。」雙福聽了，果然把撇著的嘴放下了。下來，高高興興的走了出去。汪星洲自己關上大門，獨自坐

在堂屋裏發怔籌劃。這明天五十兩賞號的事，忽聽得外面有人輕輕的叩門。汪星洲說：「這小子倒回來得快，就走出去開了門。」看只見兩個穿黑洋緞單大褂子的人，頭上還帶著一頂紅纓帽子。汪星洲一見就嚇了一跳，以為一定是藩臺衙門的號房來要賞號的。只問兩位到此找什麼人。那兩個人很小心躬身問道：「借光請問一聲，這裏可是汪星洲汪總辦的公館嗎？」汪星洲沒本領，回他說：「是，只好說是的。」那兩個人又問汪總辦在公館裏嗎？拜煩老哥上去回一聲。說我倆兩個人真見真賀，說著打懷裏掏出一個黑皮子手本遞給汪星洲。汪星洲接過來，趁著那夕照的餘光看時，原來手本上寫著兩行黑字：一行是「三水釐廠駐省聽差陸慶一行」，是三水釐廠駐省家人史榮。這一看就把汪星洲看得膽大了。許多登時頭就仰了起來，胸脯挺得筆直，連腰也豎了起來。大刺刺地說：「你們是三水釐廠駐省的人嗎？來見總辦有什麼事？我就是總辦，你們有話到裏面說罷。」陸慶史榮聽了，面面相看，暗想：「這樣一個灰撲撲的人，身上穿得破破爛爛的，連我們也不如，想不到他就是總辦。」忙說：「家人們大膽放肆，實在不認識，求總辦原

諒。汪。星。洲。說。你。們。不。認。識。我。我。如。何。好。怪。你。們。況。且。你。們。對。我。也。沒。有。放。肆。之。處。啊。說。到。這。裏。一。個。黑。影。忽。地。一。晃。雙。福。從。陸。慶。脅。下。呼。的。鑽。了。出。來。喘。呼。呼。的。說。老。爺。他。們。不。肯。說。三。世。理。清。不。成。功。三。斗。米。的。錢。三。天。之。內。就。要。還。清。今。天。的。一。斗。米。也。不。肯。送。非。要。先。送。了。錢。去。他。纔。肯。送。米。來。雙。福。本。是。個。十。三。歲。的。小。孩。子。知。道。什。麼。輕。重。七。不。搭。八。的。當。著。大。家。一。五。一。十。的。說。了。出。來。只。羞。得。汪。總。辦。面。上。通。紅。方。纔。仰。起。來。的。頭。此。刻。又。低。下。去。了。一。言。不。發。的。往。裏。就。走。陸。慶。史。榮。等。不。免。跟。了。進。來。到。了。一。間。小。小。的。堂。屋。裏。陸。慶。史。榮。就。端。端。正。正。的。雙。膝。跪。下。一。連。叩。了。三。個。頭。口。裏。說。家。人。們。給。總。辦。叩。喜。又。朝。上。叩。了。一。個。頭。道。給。太。太。小。姐。叩。喜。立。起。來。又。請。了。一。個。安。垂。手。侍。立。汪。星。洲。只。好。擺。起。官。派。來。問。問。那。邊。的。情。形。禁。不。起。這。個。不。識。趣。的。雙。福。又。趕。著。說。道。老。爺。明。天。沒。有。米。了。汪。星。洲。羞。得。面。紅。徹。耳。的。喝。道。滾。開。去。少。胡。說。雙。福。一。面。走。一。面。咕。囔。道。你。說。三。世。理。清。人。家。不。肯。呀。汪。星。洲。又。喝。道。什。麼。三。世。理。清。四。世。理。清。我。何。嘗。對。你。說。過。別。放。你。媽。的。屁。了。雙。福。一。聽。急。了。指。手。劃。脚。的。道。老。爺。你。不。是。方。纔。說。過。的。嗎。怎。麼。此。刻。又。說。我。



放屁。汪星洲道：我說過什麼？你倒說說看。雙福言無數句，不覺把大家都說得好笑起來。不知雙福這小子說些什麼，下回再行交代。

羽· 小 說 瑣 話

偶翻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其中有一段描寫陝西某鄉官到鄉下赴宴的記事。摘抄幾句在下面。

「……原來是王鄉紳家的二爺。因為他主人送了二分銀子賀禮。趙溫的爹爹開銷他三箇銅錢的腳錢。他在那裏嫌少。……當下虧了王孝廉出來。做好做歹。自己掏腰摸出二箇錢給他。方才無話。……」

看了這一段記事。令人想到當日社會風尚及生活程度之一斑。大約當日二分銀子當於今日之二元。一箇銅錢抵得今日一箇角子。故而鄉紳纔拿得出手。當二爺的對於三箇錢雖不滿足。對於五箇錢使不爭論了。可見得當日五箇錢的價值很不小。若在今日。上海的乞丐起碼要一箇銅元。攷李伯元這部書所描寫的。不過二十年以前的情形。相距廿幾年。生活程度已增高百倍。再過二十年不知怎麼樣呢。



第三十七回

訪名師小住武林城
捉私鹽出醜雲間府

却說戴金堂聽了老師家李存義的議論便辭出了翠花劉的拳場到天津紫竹林搭船從海道南下蓄心拜訪名師等待船抵上海其時尚沒有什麼旅社飯店他便在寶善街春仙茶園側首衙堂內揀一家高陞棧住下但是他尙屬初次南遊熟人多不多自己要幹的這件事又奇特得很一時如何着手進行這也是叫天緣湊巧那高陞棧內本有一個相面先生住着此人姓陳名漢雄牌上名字叫誠則高本是世家子弟文武全材他原籍姑蘇城內有田有地有家私不必靠着這一蕪盤「生涯養活一家人他也是個有志英雄愛國男兒乃是陶煥卿在日本組織的光復會

內中堅人物同徐錫麟陳伯平馬宗漢秋璿卿等多是浙江復古會老同志新近加盟光復會的因爲要物色四海英雄俾他日共襄王霸事業所以纔隱在這相面空心飯隊內藉此奔走江湖招攬志士他目光何等銳利一見金堂便料定此人是有事到滬不是尋常旅客故而有意來共金堂交結着金堂見這位相士生得人品俊逸談吐漂亮手面也四海自己地陌生疏再加一口京東土音出外交接諸感不便這相士倒能說北話借他做個通譯順便訪察訪察風土人情練習了可少吃些冤枉氣惱未爲不可故也笑臉相迎有問必答兩下一來往三五天竟交淺情深互吐肺腑漢雄一聽他訪師南來不禁哈哈大笑您告狀走錯了衙門哩此地是個通商口岸白相地方所有居留在此的中外人民從家鄉帶錢出來化用的人居十之七想在此撈幾個錢寄回家去贍養妻小的人居十之二也有心想賺錢回去贍家餬口而來的結果反賠掉不少家產弄得一貧如洗變成洒金錢的劉海在馬路上做伸手大將軍的居十之一總之上海是個商埠所謂白相地方二子世界除了一戲子「一婊子」之外其餘多是上海賺錢上海用本來這種肥魚大酒之場紙醉



金迷之地。好在。你。化。一。塊。錢。的。有。一。塊。錢。的。樂。處。你。化。整。百。整。千。的。也。有。整。千。整。百。的。散。心。場。合。大。小。都。有。隨。心。適。意。人。們。來。了。頑。耍。也。來。不。及。再。談。論。什。麼。工。夫。不。工。夫。真。正。有。工。夫。有。氣。節。有。志。願。的。老。師。家。一。到。這。地。方。至。多。十。天。半。月。勾。留。下。來。就。要。走。的。決。不。願。葬。在。這。座。染。缸。內。偷。然。能。久。居。在。此。的。所。謂。大。力。士。早。遲。要。有。氣。無。力。大。不。行。了。完。事。不。說。遠。的。單。談。那。個。馬。永。貞。初。來。之。時。連。黃。鬚。三。道。頭。多。輪。在。他。手。內。後。來。煙。色。二。字。淘。空。了。身。子。終。究。免。不。了。那。小。癩。痢。一。石。灰。袋。被。馬。夫。幫。做。開。您。到。上。海。來。求。師。真。是。到。棺。材。店。內。買。眼。藥。了。據。我。曉。得。南。方。拳。術。一。門。祇。有。松。江。地。方。從。前。出。過。一。位。孫。十。三。老。乃。是。點。穴。專。門。家。他。教。人。練。起。來。先。練。養。氣。後。講。實。力。而。且。出。手。之。際。一。味。防。禦。不。行。進。攻。他。常。把。一。敬。一。勤。一。徑。一。緊。一。勁。一。五。個。字。的。秘。訣。教。徒。弟。的。但。是。生。平。徒。弟。雖。收。了。不。少。祇。得。一。個。旅。松。的。甯。波。人。張。松。溪。獨。得。其。秘。松。溪。還。是。明。朝。嘉。靖。年。間。人。延。傳。到。明。朝。末。代。又。出。了。個。單。思。南。思。南。門。下。著。名。徒。弟。有。石。門。姚。僧。珥。姚。僧。瑛。弟。兄。二。個。外。工。練。得。和。思。南。一。樣。內。工。尚。不。到。家。思。南。暮。年。來。又。收。着。一。個。王。征。南。因。征。南。送。了。思。南。不。少。銀。壺。銀。酒。盃。等。



物所以悉心教授內外工。盡皆造峯登極崇禎末年征南做臨山的把總弘光乙酉年閏六月甯波紳士錢肅樂起義特邀征南做中營軍統後陞都督僉事副總兵官失敗後猶和華默農時常通訊迨後戊子年華因五君子越獄翻城一案株連殺身成仁征南終身素食布衣以明其志活到五十二歲死的甯波高斗權代他做的行狀黃宗羲做的墓誌據云征南的工夫甯波不是有兩條船橋一名老江橋一名新江橋他站在老江橋西岸東岸沿橋兩面岸上點滿了蠟燭密密層層插在地下他隔江用手指頭假意指數着等待他口內數完那岸的燭光也熄得一盞多不賸全被他指熄的他工夫可見得到了什麼地步哩雖說他因朱明失國不肯收徒但是甯波方面他雖未收人我曉得他爲仗義葬張蒼水在杭州方面反收過三個不出名徒弟的您果真想習點穴工夫還是上杭州去比較在此地逗留來得上算金堂聽了真是又驚又喜喜的買然南來居然天可憐人就撞着一線曙光了驚的是杭州方面更不比上海因爲上海地方尙有幾個不甚知己的熟人在什麼鞋子店板帶店菓子舖宵夜舖內做夥計的不過自己沒有去找他們若說杭州方面連不知

己的熟人也一個多沒有如何是好呢結果漢雄熱心便代他出了封介紹信叫他到杭州去找王問叔於是金堂再由上海搭輪往杭州去在輪船上又交着杭州一個下城著名白相人叫章老虎兩下倒也很交得來等到了杭州去找王問叔問叔是個上等串客他同上城一霸的阿瑞哥一文一武連擋的當便將金堂轉介紹給阿瑞哥好在阿瑞哥家內閒漢時常養着五六十人添上一個戴金堂不覺得什麼金堂衣食住有了着落便順便察訪名師其時杭地弄拳脚的祇有一般唱戲的天皇生一個唱文武老生的叫小聲聲一個唱武旦的黑兒一個唱武生的雙刀馬德芳等等金堂次第同他們認識然而談到求道一層有如大海撈針毫無影響光陰迅速一混已混過了半年頭那時正在秋末冬初天氣有一天阿瑞哥忽和

下城那個章老虎約期械鬥起來爭鬥的起因為三天竺春秋兩季香汛沿途要飯的乞丐從香船停泊所在的潭子裏起一直到上天竺不是三三兩兩男男女女兩邊擠滿的嗎其實這些人大一半不是乞丐乃是由阿瑞哥章老虎等僱用來了向香客求化也是做票投機營業的原定半年一輪譬如今年上半年歸上城人當班

那。麼。下。半。年。的。秋。季。和。明。年。春。季。歸。下。城。白。相。人。來。營。業。待。明。年。秋。季。後。年。春。季。再。歸。上。城。人。這。次。因。爲。章。老。虎。持。強。亂。規。并。且。約。定。了。那。般。天。皇。幫。和。上。城。幫。死。拼。預。先。埋。伏。敢。死。隊。在。毛。廁。上。待。上。城。有。名。白。相。人。經。過。鑽。出。來。暗。殺。以。至。激。怒。阿。瑞。哥。也。喊。了。紹。興。幫。過。江。來。同。老。虎。開。一。仗。金。堂。兩。面。朋。友。自。然。居。中。勸。解。不。料。下。城。人。指。他。幫。着。上。城。人。強。家。勸。連。他。多。毆。打。在。內。金。堂。雖。沒。吃。現。面。虧。不。過。腰。內。却。受。了。馬。德。芳。一。脚。帶。一。些。輕。傷。這。天。下。午。三。句。鐘。時。候。下。過。一。陣。秋。雨。他。們。動。手。打。架。在。傍。晚。五。六。句。鐘。模。樣。故。而。地。上。還。有。些。潮。濕。哩。金。堂。身。穿。米。色。單。呢。袍。子。天。鵝。絨。藍。色。馬。掛。湖。色。線。春。夾。襖。本。色。條。子。蓆。法。布。襯。裏。短。衫。事。後。瞧。瞧。那。傷。膛。呢。袍。子。上。果。然。很。顯。明。的。一。個。泥。脚。印。連。夾。襖。短。衫。上。都。隱。隱。約。約。有。那。脚。印。可。想。敵。人。這。一。腿。用。盡。平。生。之。力。真。要。金。堂。性。命。的。不。過。仔。細。一。軋。尋。常。冒。失。鬼。尙。沒。有。這。點。腿。上。工。夫。可。以。跌。得。受。傷。人。身。上。留。這。般。深。刻。痕。迹。祇。有。馬。德。芳。是。唱。武。生。的。而。且。擅。長。蹂。泥。生。性。又。殺。潑。一。定。是。他。踢。的。哩。等。待。第。二。天。金。堂。反。去。找。他。馬。德。芳。乖。巧。不。過。已。經。避。鋒。頭。跑。到。嘉。興。去。了。金。堂。祇。好。存。在。心。上。後。會。有。期。那。椿。香。汛。乞。丐。當。值。交。涉。



最後由一個紳鞋律師姓何的和着上海有個在巡捕房內當翻譯姓趙的同着杭州本地一般差不多的夏周張胡湖州一個姓沈的出頭調處改爲半年一輪因爲費由章始以後祇准他秋汛當班上半年永遠歸阿瑞哥承行總算金堂援助的一方佔着面子的此事了後阿瑞哥更加瞧得起金堂是個有義有種的好男兒體諒他賦閒空宕不是道理便寫了封薦書把他薦到松江緝私幫統何嘉鹿身邊去當差金堂一聽上松江去正中下懷便欣然投奔到何幫統身邊何是南橋十八條匾擔幫中的有名人物因爲他年紀在十八個之中最輕性格又最毛豹所以有火燒裴元慶的譚號金堂一到他那裏薦頭人實硬馬上錄用隨即派他一個協查名目算是稽查正身徐北城的副手嘉鹿手下原有一個崑山人叫張永志也帶三分戾氣的乃是全營著名的大力氣人誰知金堂來了不久經傍人一挑撥張永志定要同金堂角賽結果有工夫人到底佔了上風張永志也是個豪爽丈夫非但不存心結怨反和金堂交了個知己朋友但是金堂雖則身爲協查員實則按月拿六塊錢乾薪一毫事情沒有每天吃飽了肚子始而老是睡午覺後來經同營弟兄硬拉出



去。做。巡。街。御。史。無。非。今。天。逛。普。照。寺。明。天。頑。東。嶽。廟。醉。白。池。後。來。是。連。莫。家。術。莫。懷。
古。古。宅。秀。野。橋。華。陽。橋。明。星。橋。等。拗。僻。地。方。全。多。頑。到。頑。得。沒。有。興。味。的。了。就。是。有。
工。夫。人。也。未。遇。着。却。巧。這。一。天。乃。是。松。郡。土。神。楊。老。爺。聖。誕。西。外。嶽。廟。非。常。熱。鬧。隔。
夜。就。有。人。約。金。堂。在。新。開。的。三。山。景。茶。樓。茗。敘。之。後。同。去。兜。圈子。松。江。土。語。叫。一。躡。
一。批。一。故。而。金。堂。這。日。早。些。吃。了。中。膳。便。向。西。外。溜。溜。腿。去。及。至。走。到。三。山。景。一。般。
朋。友。都。未。來。哩。這。三。山。景。是。一。個。樊。四。相。開。的。此。人。也。是。當。公。事。的。非。但。緝。私。營。內。
有。鹽。快。卯。名。還。兼。着。婁。縣。快。班。名。字。哩。這。另。三。山。景。是。三。層。樓。上。層。大。煙。間。下。層。做。
書。場。中。間。賣。清。茶。今。天。因。爲。是。節。日。故。而。茶。堂。內。人。山。人。海。座。無。隙。地。金。堂。見。友。人。
們。多。未。來。故。此。退。出。三。山。景。向。東。進。莫。家。術。意。欲。從。曠。野。地。方。繞。個。圈。兒。再。來。不。料。
走。到。後。街。僻。地。祇。見。迎。面。一。個。近。二。十。歲。的。少。年。身。穿。青。布。衫。褲。足。蹬。皂。布。快。鞋。肩。
頭。上。抗。着。一。個。蒲。包。不。知。裏。頭。裏。的。甚。麼。在。那。裏。愬。愬。走。來。距。離。三。四。步。後。面。跟。着。
一。個。乾。癟。老。頭。好。像。保。護。這。少。年。似。的。也。垂。頭。移。步。一。股。勁。的。走。過。來。等。待。那。少。年。
和。金。堂。交。肩。過。去。之。際。金。堂。鼻子。內。嗅。着。一。陣。鹹。魚。腥。氣。心。上。一。動。暗。忖。這。包。定。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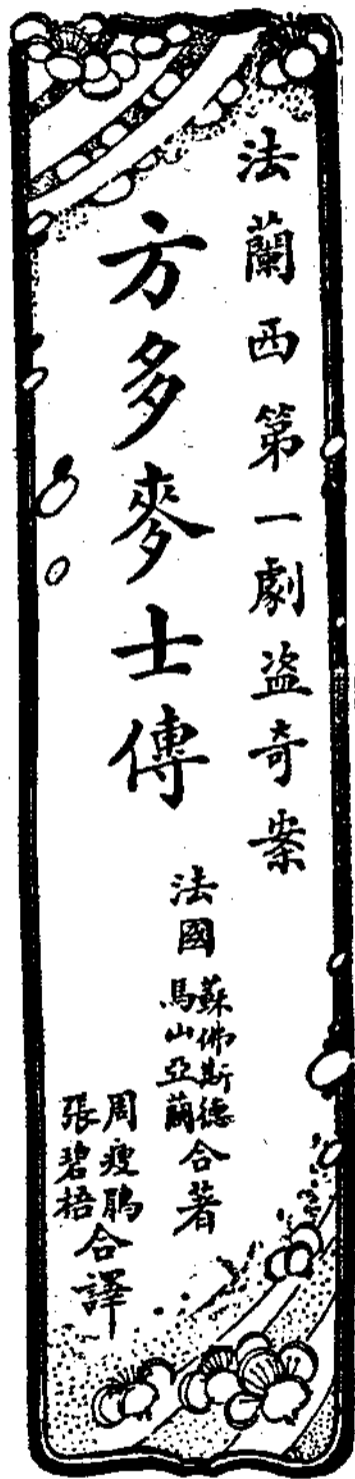
私鹽今天好撈一點小橫蕩少頃作東請他們省得挖肉裏錢了此時少年已走向
 金堂的背後而去金堂驀地掉轉身軀伸右手抓住少年臂膊厲聲喝道慢着走包
 內什麼東西要檢查一
 下哩少年冷不防這一
 把頭又不能回過來瞧
 祇得口內喊道爸爸誰
 要查驗呢後面的老頭
 信口道你祇管走買他
 什麼賬那少年果然腰
 板挺了一挺又向前開
 步了金堂這一把至少
 要二三十斤燥力不料

踏穩運足全身工勁多運到右臂上頭用力往後一拉再喝道叫你不要走你忙什



壁先去一壁腹內籌思一
 處去一壁腹內籌思一
 願意丟了這差使往別
 跑得了俺掌握之中俺
 蠻力大有烏用今天你
 火發暗罵小雜種你仗
 向前移動了金堂一時
 上的拖船般被少年拖
 自己的身子反和輪船
 非但抓不住少年停步
 非但抓不住少年停步





第十七回

斗室鎗鳴偵探逞身手
長街燈鬧偵探逞心機

「你請我喝一回酒，我便聽你細細的說。」戈海朝他的妹妹說。

他們兄妹二人，遍歷了市場、四周許多家酒店。最後在附近一帶，一家定價最廉的餐館，喚做聖安尼的，吃了些半夜飯。這時戈海到很心平氣和，靜待那回考驗結果的消息。因為照例須到第二天方纔宣布。

★
★
★
★
★

一件新穎而奇特的引人注意的事物，置放在聖安尼餐館的門外，已經有好幾天了。鮑四兒在河中發現了那具溺死的屍體，經過了正式的訊問後，便前來巴黎要賞覽夷菲爾塔。他會因犯了瑣細的罪，被禁在奧爾良他的長途旅行，便受著約摸一箇星期的耽擱。

原來鮑四兒在走進巴黎時，他那特殊的車輛，著實引起了社會上的注意。他又不願他的車輛裝載



得。太。重。隨。便。的。在。那。最。擁。擠。的。街。道。上。往。來。疾。駛。過。了。不。多。時。刻。他。便。被。官。廳。捕。獲。押。往。距。離。最。近。的。獄。中。管。押。起。來。他。的。車。輛。也。充。公。了。四。十。八。箇。小。時。不。過。他。的。這。種。行。為。並。非。真。正。違。反。了。道。路。章。程。祇。是。他。太。疎。忽。了。一。些。所。以。官。廳。告。誡。他。一。番。以。後。不。許。如。此。便。釋。放。他。出。來。

鮑。四。兒。一。時。沒。有。了。主。意。不。知。怎。樣。是。好。了。他。覺。得。巴。黎。不。可。再。留。便。仍。用。他。的。脚。踏。車。拖。著。二。輛。行。李。車。打。算。前。往。火。星。鎮。因。為。從。那。裏。再。繼。續。登。程。也。可。賞。覽。著。夷。非。爾。古。塔。不。料。在。他。動。身。之。前。他。結。識。上。一。汽。車。新。聞。的。主。筆。二。人。會。在。一。家。咖。啡。店。裏。歡。飲。了。一。回。談。得。十。分。投。契。鮑。四。兒。便。把。他。長。途。旅。行。中。的。一。切。經。過。告。訴。給。這。位。主。筆。一。汽。車。新。聞。一。原。是。一。種。著。名。的。報。紙。等。到。下。一。期。出。版。竟。登。著。一。箇。十。分。驚。動。的。標。題。下。面。所。記。的。正。是。鮑。四。兒。所。說。

的。話。並。稱。他。做。環。游。世。界。的。旅。行。家。這。樣。一。來。鮑。四。兒。的。姓。名。頓。時。響。亮。起。來。接。著。又。發。生。了。一。件。事。著。實。成。全。了。鮑。四。兒。原。來。聖。安。尼。餐。館。的。主。人。弗。蘭。錫。料。定。鮑。四。兒。這。套。奇。特。的。車。輛。委。實。有。引。誘。人。的。力。量。便。和。他。商。量。要。他。每。晚。從。十。一。點。鐘。到。三。點。鐘。連。同。他。的。車。輛。坐。在。餐。館。的。門。外。當。做。活。動。的。廣。告。給。他。的。酬。報。是。膳。宿。分。文。不。取。每。天。並。給。他。五。箇。佛。郎。這。是。不。用。說。的。鮑。四。兒。當。然。接。受。這。箇。任。務。不。過。他。長。久。的。坐。在。門。口。覺。得。脚。下。寒。冷。便。逐。漸。的。把。他。的。車。輛。放。在。邊。道。上。他。自。己。卻。走。到。餐。館。的。餐。堂。中。每。晚。把。所。得。的。五。箇。佛。郎。仍。還。給。館。主。換。了。酒。來。痛。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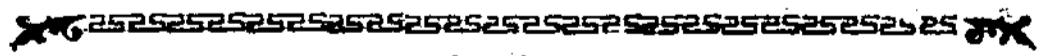
★
★
★
★
★
外。高。大。道。時。候。約。摸。是。一。點。三。刻。鐘。城。中。的。一。班。執。聖。安。尼。餐。館。的。地。室。中。空。氣。格。外。濃。重。聲。音。也。格。





袴○子○弟○和○少○年○朋○友○們○來○到○這○價○廉○的○餐○館○中○喝○上
 一○碗○葱○湯○在○他○們○要○算○是○最○規○矩○的○事○了○此○刻○都○已
 退○去○不○多○幾○箇○面○色○蒼○白○衣○衫○襤○褸○的○舞○女○也○不○再
 賣○弄○風○情○再○過○了○十○分○鐘○後○那○些○有○錢○的○顧○客○們○也
 都○陸○續○走○了○這○地○室○中○便○回○復○了○原○來○的○沈○寂○狀○況
 弗○蘭○錫○在○準○備○護○送○最○後○一○起○的○顧○客○走○上○通○到○地
 面○的○盤○旋○的○樓○梯○之○先○忽○的○挺○胸○站○著○他○的○肥○碩○的
 身○軀○正○好○塞○住○了○這○道○獨○一○的○出○路○假○作○殷○勤○的○詢
 問○可○有○人○再○要○一○道○下○酒○的○熱○菜○嗎○
 般○狄○坐○在○室○隅○倚○在○伊○哥○哥○的○身○旁○伊○哥○哥○因○室
 中○很○溫○暖○又○吃○飽○了○番○薯○便○兩○眼○惺○忪○即○將○睡○去○伊
 想○這○是○一○箇○很○好○的○時○候○趁○他○向○未○遠○著○酒○性○饒○舌
 或○口○角○之○前○可○把○伊○的○計○劃○告○訴○給○他○伊○便○開○始○的
 向○他○說○
 「原○沒○有○多○大○的○事○我○祇○需○要○一○箇○像○你○這○樣○強

壯○的○人○」
 「可○是○要○把○酒○桶○搬○換○一○箇○所○在○嗎○」他○重○聲○的○問
 般○狄○搖○搖○頭○伊○的○眼○光○隨○時○隱○到○一○箇○矮○小○的○少
 年○人○身○上○這○人○長○著○剛○在○苗○生○的○短○髭○和○一○張○灰○白
 色○的○面○龐○他○的○座○位○剛○在○伊○的○對○面○他○正○很○膽○怯○似
 的○喚○了○一○道○鹽○菜○
 「我○要○把○一○扇○窗○戶○上○的○窗○杆○除○去○窗○杆○是○鐵○的
 裝○在○石○頭○中○的○不○過○石○頭○已○經○破○裂○鐵○杆○也○已○鏽○得
 很○厲○害○有○一○些○氣○力○的○人○必○能○不○很○費○事○的○一○根○根
 除○掉○」
 「祇○是○這○樣○子○嗎○沒○有○旁○的○了○嗎○」戈○海○遲○疑○的
 詢○問○
 「是○的○祇○是○這○一○些○了○」
 「那○末○我○很○願○意○幫○助○你○我○想○這○種○工○作○也○許○值
 得○受○些○酬○報○罷○」他○忽○的○頓○住○不○說○他○已○聽○見○坐○在





旁○邊○的○一○人○似○在○疑○神○的○聽○他○們○講○話○狀○狀○順○著○他○
的○眼○光○聽○去○隨○即○回○轉○來○向○伊○的○哥○哥○一○笑○
「○不○要○緊○的○你○莫○介○意○我○認○識○這○人○」○伊○為○著○證○
明○伊○的○話○伸○出○一○手○向○著○這○箇○似○在○窺○探○他○們○的○人○
「○再○祝○你○的○晚○福○塞○洛○特○先○生○你○好○嗎○從○我○剛○纔○聽○
見○你○後○我○不○曾○留○心○你○在○這○裏○」○
塞○洛○特○祇○和○伊○握○了○握○手○不○再○和○伊○周○旋○自○管○和○
他○的○同○伴○談○話○他○的○同○伴○是○一○箇○頭○面○光○彩○的○人○
「○說○下○去○呀○畢○列○」○他○低○聲○的○說○「○告○訴○我○經○過○
的○情○形○」○
「○好○皇○宮○旅○社○中○現○在○已○有○魔○鬼○在○守○視○著○因○為○
那○樁○—○意○外○的○事○那○事○你○是○曉○得○的○我○不○用○再○說○
我○當○然○和○那○件○事○絲○毫○無○關○我○祇○是○箇○譯○人○我○祇○
管○我○的○職○務○但○是○在○那○事○發○生○後○的○三○星○期○墨○勒○忽○
被○欺○出○因○為○他○會○開○了○門○強○劫○的○賊○人○纔○得○逃○脫○」○

「○墨○勒○墨○勒○嗎○」○塞○洛○特○說○似○在○苦○苦○的○追○憶○「
墨○勒○是○誰○呢○」○
「○是○二○層○樓○上○的○守○夜○人○」○
「○哦○是○的○誰○欺○他○出○來○的○呢○」○
「○我○想○那○人○的○姓○名○叫○做○委○夫○」○
「○哦○—○哈○」○塞○洛○特○自○言○自○語○「○我○早○就○想○到○
這○些○了○」○
餐○堂○的○門○首○起○了○一○陣○聲○響○從○那○盤○旋○的○樓○梯○上○
走○下○兩○箇○人○來○瞧○他○們○所○受○到○的○熱○烈○的○歡○迎○可○知○
他○們○定○非○尋○常○之○輩○一○箇○名○叫○歐○奈○汀○是○箇○有○名○的○
婦○人○一○箇○便○是○米○利○酒○已○喝○得○爛○醉○
米○利○歪○歪○斜○斜○從○這○張○桌○子○走○到○那○張○桌○子○凡○是○
經○過○的○地○方○他○總○得○倚○身○在○別○人○的○頭○和○肩○頭○上○最○
後○他○纔○坐○在○一○箇○空○座○位○上○他○有○意○的○擺○動○身○體○把○
那○箇○生○長○短○髭○面○色○灰○白○的○少○年○擠○到○一○旁○幾○乎○不○



能坐穩這少年毫不抗拒似乎懼怕這箇醉漢祇一再的退避開去讓給這箇新客所需要的地位米利似未覺察這箇少年的苦惱的神情歐奈汀卻覺得有些不忍便對這少年說伊必能照顧他

「很好小朋友」伊說「米利不會侵害著你倘然他對你有這樣行爲我歐奈汀必能照料你」伊又用兩手捧住這少年的頭在他的額上很密切的親了幾下不願米利已在發怒「他是一箇可愛的男朋友我很歡喜他」伊對著大眾說「你叫甚麼名字呀」

這少年面色發紅一直紅到了耳尖

「波魯」他喃喃的說

館主弗蘭錫瞪著一雙日常做生意的銳眼剛巧走了過來把他先前所說的有名的下酒熱菜放在米利的面前

在弗蘭錫的身後鮑四兒也走來了他是把他的車輛放在邊道上自家走下地下室要用掉五箇佛郎吃喝箇飽倘然五箇佛郎不夠用他還可向館主賒賬

米利瞧見了戈海立刻要和他飲酒斟了一玻璃杯叫他喝下但是戈海已喝了好多酒他的理性差不多已被酒力所克服他見了米利不由得怒火直冒因爲他想起了考試的一回事他或許不能和米利爭勝倘果是如此去取便太不公平論到實在他確實比米利健壯得多米利真是他的仇敵啊他又疑心到也許是他的仇敵有意捉弄他把一塊橘子皮放在那比賽的道上他幾乎被滑倒便在考試的成績上留下一箇破綻因此他雖是嗜酒如命卻不肯和米利對飲

「你爲何不喝呢應該輪到你喝呀」鮑四兒說



聲音很高大引得各人都掉頭瞧着塞洛特和般狄也是這樣。

「應該輪到這箇患黃瘦病的人喝。」這箇醫院的看護生說鮑四兒聽了也以為然。

「對呀應該他喝。」

但鮑四兒忽的變換了神態不再提起喝酒的事卻注視着這箇患病的人過了片晌臉上露出喜悅的神情分明他已認出這人是誰了。

「我從前曾會見過你我敢斷定的。」他說「是在甚麼地方會見的呢？」

這箇病人並不同答自管和他的朋友作一種最嚴重的談話這朋友是他領來是箇衣衫襤褸的人手裏握着一具七絃琴但鮑四兒不肯就此罷休突然的把詳情說出這真出乎這病人的意外。

「我憶起了你正是上次和我一同被捕的那箇。」

惡徒是在那暗殺案發生的一夜——你定然曉得。

——便是蘭倫侯爵夫人暗殺案啊。」

鮑四兒神經興奮的說著一壁又拉住這病人的衣袖但這病人不耐煩的摔開他怒聲喝道。

「甚麼你說的是甚麼一回事呀？」

★ ★ ★ ★ ★

幾分鐘後戈海和米利各用恫嚇的眼光互相望了。一箇戈海又做出一種惡狠狠的聲腔分明是對著米利而發在座的人們當中原也有心腸和善的曉得米利一經答話必致發生不測的禍事便忙向米利勸解無如他們二人因喝了多量是酒心火早被掀旺那裏忍耐得住過了不多一會二人已動手毆打在座的人們有的上前阻止有的急忙避開一種震耳的混亂之聲頓時充滿了這間地室般狄既恐伊的哥哥抵敵不過伊自家心裏又著實害怕便



竭盡伊的力量要把戈海勸走並答應再請他別處
喝酒怎奈他坐在室隅的一張凳上一動也不肯動
彷彿生了根似的

★
★
★
★
★
後來那箇病人出場到底把鮑四兒趕走他也不
向大眾說甚麼自管坐還原位和他的手拿七絃琴
的朋友繼續的談話

「這到不是容易的事他講出話來聲調毫不勉
強」手拿七絃琴的朋友說

「哦像甘恩那樣的人說起法國話來活像是箇
法國人並不算甚麼奇事」這病人低低的說忽的
神經很興奮的頓住不響歐奈汀正在人叢中走來
走去向這人講幾句話又朝那人說笑一回再和他
們討些酒喝似是行所無事但這病人卻覺察伊正
在凝神聽他的說話

另有一箇酒徒在這地室的另一部分忽的跳立
起來

「倘然這位先生喜歡表示他的氣力這裏有人
準備和他交手」

戈海立刻脫下他的手套

地室中斗的靜寂了應該米利出來答話了這當
兒他正在喝著一碗鹽菜湯緩緩的喝完這紅色湯
的餘瀝——一箇人不能同時做兩件事——他隨
卽把空碗放在桌上這纔放出雷鳴似的聲音喝問
誰敢和他交手他又用他的衣袖揩拭了嘴唇撥轉
他的巨大的頭朝著戈海坐著的室隅說道「這位
先生願意再作最後的交鋒嗎」

★
★
★
★
★
歐奈汀悄悄的走到塞洛特身旁伊對於戈海和
米利的爭端似乎祇感到興趣伊眼睛望著別處嘴

裏卻和塞洛特講話

「這箇面色蒼白的病人曾和手拿七弦琴的人說『正是他一定不錯因為他的手掌心有的是火印』」

塞洛特因怒火上冲喉間發出咯咯的聲響他又把手緊緊的握起可是歐奈汀已經走了開去正和那箇生長短髭的少年快樂的談笑塞洛特呆呆的坐著臉色深沈目含怒意坐在他身旁的畢列有時和他講話他祇是簡略的答覆他見侍女瑪利正走過他面前便喚伊站住

「說出來瑪利」他說朝著他身後的窗戶遠遠的點頭『這窗戶開了通往那裏』

瑪利想了一會

「通往酒窖」伊說『因為這裏本是地室啊』
「酒窖嗎」塞洛特說『你能從那裏走到外面

去嗎』

「你是不能的」這侍女說『那裏並沒有門戶你祇能從這裏出去』

塞洛特的神情頓時更不寧定他觀察這間地室彷彿是一根長管他的坐處正在長管的盡頭室中祇有一箇出路便是通到底層的一道盤旋的樓梯在這樓梯的脚下正是這箇病人和手拿七弦琴的那人共同踞坐的一張桌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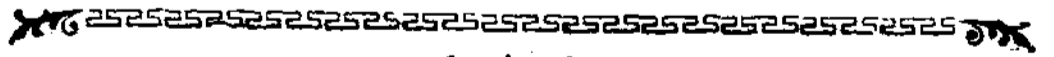
★ ★ ★ ★ ★

戈海拿起一隻盆子向米利擲來正擲在迎面的牆上裂成碎片在座的各人都直跳起來婦人們嚇得失聲叫喊男子們卻在破口咒罵戈海和米利面對面的站著戈海舞弄一張椅子米利想從桌子上握起大理石桌面當做武器使用決鬥既開始聲勢越來越凶盆子在地板上摔破了別種的餐具也



一。直。飛。上。了。天。花。板。
 斗。的。鎗。聲。一。響。放。鎗。的。人。雖。是。手。腕。迅。捷。這。箇。病。
 人。和。手。拿。七。弦。琴。的。人。卻。已。瞧。見。放。鎗。的。是。誰。了。在。
 這。後。來。的。幾。分。鐘。當。中。這。兩。箇。詭。秘。的。人。的。眼。光。都。
 牢。牢。的。注。視。著。塞。洛。特。不。曾。有。片。刻。的。離。開。
 般。狄。從。形。狀。上。認。做。是。一。箇。忠。實。的。牧。牛。人。的。塞。
 洛。特。毫。無。疑。義。的。正。是。放。鎗。的。人。這。地。室。中。祇。裝。著。
 一。隻。有。枝。架。的。燈。上。面。有。三。箇。燈。頭。電。流。祇。從。兩。根。
 電。線。上。傳。達。過。來。電。線。是。沿。著。花。脚。板。裝。的。塞。洛。特。
 瞄。準。了。電。線。發。鎗。雖。祇。發。了。一。彈。卻。把。兩。根。電。線。一。
 齊。打。斷。
 鎗。聲。過。後。這。地。室。頓。時。陷。入。完。全。黑。暗。當。中。一。種。
 非。常。驚。慌。的。叫。喊。聲。充。滿。了。全。室。男。子。和。婦。人。們。都。
 互。相。的。擠。亂。一。壁。呼。喊。一。壁。衝。直。撞。酒。杯。餐。具。等。
 物。都。因。桌。子。傾。覆。一。齊。跌。落。在。地。上。跌。得。片。片。粉。碎。

在。這。喧。擾。當。中。忽。有。一。箇。痛。楚。的。聲。音。喊。道。『。救。
 命。呀。』。般。狄。本。已。捲。入。人。叢。同。時。耳。朵。裏。又。聽。見。一。
 箇。喃。喃。的。聲。音。並。覺。得。有。兩。隻。手。抱。住。了。伊。的。身。體。
 似。乎。要。瞧。認。伊。的。這。箇。年。輕。的。看。護。人。是。這。裏。獨。一。
 的。頭。戴。帽。子。的。婦。人。伊。因。恐。怖。極。了。神。智。已。有。些。昏。
 迷。模。糊。間。覺。得。自。家。已。被。人。舉。起。擲。在。一。隻。凳。子。上。
 接。著。有。一。人。發。出。酒。醉。的。聲。音。低。低。說。道。『。你。莫。幫。
 助。那。第。二。十。五。號。的。病。人。逃。走。』
 般。狄。驚。懼。達。於。極。點。簡。直。嚇。得。說。不。出。話。來。用。力。
 掙。扎。著。纔。掙。出。一。句。問。話。
 『。但。是。甚。麼。——。但。是。誰。呢。——。』
 這。聲。音。越。發。低。了。吐。字。卻。很。是。清。晰。語。調。也。十。分。
 嚴。重。
 『。方。多。麥。士。不。許。你。幹。這。回。事。倘。然。你。不。服。從。你。
 就。得。死。』





般。狄。攆。倒。在。凳。上。差。不。多。因。恐。懼。太。甚。而。昏。暈。了。
室。中。的。狀。況。越。發。變。得。險。惡。有。三。箇。人。正。在。扭。打。這
箇。病。人。隨。卽。扭。住。了。兩。人。他。似。未。覺。得。拳。頭。和。兩。點
似。的。打。在。他。身。上。卻。施。展。出。超。越。尋。常。的。力。量。扭。住
了。一。條。膀。臂。把。兩。手。順。著。衣。袖。往。下。滑。溜。直。滑。到。了
腕。際。他。再。把。他。的。手。指。塞。入。這。箇。緊。握。著。的。拳。頭。摸
著。了。掌。心。他。立。刻。得。意。的。叫。了。一。聲。同。時。這。隻。手。的
主。人。卻。發。出。苦。痛。的。叫。喊。因。爲。這。病。人。的。手。指。已。碰
著。他。掌。心。上。尙。在。腫。痛。的。傷。痕。

但是。在。這。箇。當。兒。這。病。人。的。一。腿。被。兩。箇。有。力。的
膝。蓋。緊。緊。的。夾。住。夾。的。力。量。越。來。越。大。他。的。腿。似。將
斷。折。迫。不。得。已。只。得。鬆。開。了。緊。扭。著。的。這。隻。手。他。便
和。他。的。敵。人。一。齊。倒。在。地。上。敵。人。正。壓。在。他。的。身。上。
他。似。乎。已。沒。有。活。命。的。希。望。但。是。同。時。這。敵。人。也。忽
的。鬆。開。了。他。因。爲。又。有。第。三。箇。人。加。入。戰。團。先。把。他
們。拉。分。開。來。再。施。出。勇。猛。的。攻。擊。直。撲。這。箇。病。人。所
要。捕。獲。的。這。人。這。病。人。絲。毫。不。肯。放。鬆。再。用。一。箇。迅
速。的。手。段。擊。打。這。人。並。瞧。出。這。人。正。是。那。箇。生。長。短
髭。的。少。年。於。是。便。牢。牢。的。扼。住。他。的。喉。嚨。再。也。不。放
他。活。動。了。

★ ★ ★ ★ ★

在。這。惡。鬥。的。過。程。中。戰。團。中。的。各。人。都。逼。得。向。樓
梯。走。來。通。到。上。面。的。門。戶。本。很。狹。窄。那。裏。能。夠。通。過
有。的。便。跌。倒。在。地。身。體。被。別。人。踐。踏。發。出。痛。哭。的。狂
叫。弗。蘭。錫。始。終。未。加。干。涉。在。戰。鬥。爆。發。之。前。他。已。想
定。了。正。當。的。應。付。方。法。這。時。候。他。便。趕。到。街。的。轉。角
處。請。那。上。差。的。警。探。趕。往。最。近。的。警。署。求。救。等。到。第
一。起。警。察。來。時。弗。蘭。錫。忙。把。他。們。領。到。櫃。檯。後。面。把
放。鎗。的。人。指。給。他。們。瞧。清。警。察。們。使。施。出。有。長。久。訓
練。的。精。嫻。的。手。腕。很。快。的。放。開。皮。帶。通。入。樓。梯。的。窄



口扭開了龍頭借水的射力把各人都驅回地室中。戰團中人受了這意外的驅迫竟致無從再打都。退到地室中最遠的一邊這樣過了五分鐘後警察們曉得聖安尼餐館的這班主顧們在地室中已寧靜了一箇警察提著弗蘭錫預備的一隻燈籠走下地室分付大衆一箇一箇的走到上面來。

他們料定反抗也是無用便服從這警察的分付慢慢的走上這道盤旋的樓梯警察們站在梯頂上來一箇捕捉一箇給他們銬上兩手兩人一起的押往警署等到已沒人再上來了那箇警察又走下地室查看了一番見果已無人藏匿著但是這地室中並非真箇空無一人實在還有一箇不幸的人躺在地板上身體浸在他自家的血流中這人便是那箇手拿七弦琴的人一柄利刃正戳在他的胸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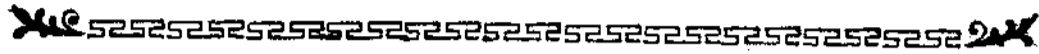
★
★
★
★
★

在這押往警署的兩人一起當中有一起便是那箇病人和那箇生長短髭的少年這病人方纔在地室中惡鬥時已認出了這箇少年所以無論怎樣不肯離開他一步二人到了警署後一箇書記錄下了他們的姓名這病人當即取出一張證明書給這書記瞧看又和他附耳說了幾句話這書記頓時露出驚慌的神情。

「立刻釋放這位先生。」這書記說「至於這一箇人——」

「至於這一箇人。」這病人搶著道「也得請你放了他我要他和我在在一起。」

這書記答應照辦他們二人便立刻卸去了手銬這少年很驚異的望著方纔和他綁在一起的這人正要向這人道謝這人卻緊緊握住他的手腕似乎警告他休想逃走並領著他走出警署到了街上他



們遇見一箇警探和一箇警察正摸著那箇手拿七
 弦琴的人這人是氣息僅屬他原來不是別人正
 是一位探長啊這病人一壁監視著這少年不許他
 走動一壁湊近這警探的耳朵低低的和他講話
 說「是的先生都在這裏了」這警探很有禮貌的
 說「我不會瞧見再有別的人」

★ 這病人恨得連連躲脚
 ★ 「天呀甘恩竟得走脫了」
 ★
 ★
 ★



在走向孟瑪脫路時這病人曳著他的伙伴急急
 的前行這伙伴全身都在抖戰他完全茫然他前途
 的命運忽的這病人站住了脚正站在聖額塔克禮
 拜堂外面的一盞路燈下面他莊重的站在他俘虜
 的前面眼光直射在俘虜的面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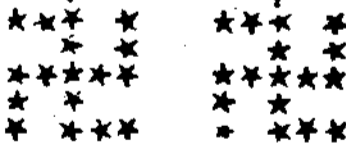
「我是裘夫」他說「便是偵探裘夫」這少年
 大驚失色默不作聲的望著他裘夫接著再說吐出
 的音韻字字加重臉上並露出一種譏誚的笑容「
 至於你呢你是哲納夫人——也便是賈贊士啊」





吟邊絮語

陳家慶女士



- 吟邊絮語.....陳家慶女士
- 洞仙歌.....陳翠娜女士
- 消夏雜詠.....婉君女士
- 夏夜.....王曼雲女士
- 我還是愛他.....星雲女士



自北平大學畢業

返滬。輒憶鳳曉諸姊。因作

鳳城惜別圖。自題臨江仙一

閱云。鑲日心情如水淡。抱

琴獨倚蘭房。仙家風度自清

狂。荷衣蕙帶。難學入時妝

長記驛亭分手處。笛聲

吹碎離腸。水雲相望莫相忘

。生花筆底。應寄好詩囊。

園樂之女婦

瓊姊以扇面索題。爲書臨

江仙云。又是江南風日好。

單衫杏子微涼。小樓臨水蘸

垂楊。冰盤薦玉。新剝荔枝

香。刻翠裁紅誰製就。聚

頭多少瓊章。閑攜女伴到銀

塘。凌波不語。人在水中央

。

三海啓禁。燕京大學游藝

會假座懷仁堂。余與采璋二

姊同往。旣而璋與采先後出

。余獨遊其中。感賦一萼紅

云。攬芳洲。正湖山歌舞。

玉笛出龍樓。法曲繞梁。仙

娥絕世。可似前代風流。閱

多少繁華興廢。只蓬瀛清淺

照人愁。金粉飄殘。霸圖零

落。往事悠悠。荒徑徘徊

不語。看雕欄失燕。細艸眠

鷗。碧月凝塵。紅蘭泣露。

空嘆時序沈浮。莫負他水天

良夜。倩何人吟賞話清遊。

爲惜芳菲易謝。欲去還留。

鳧公爲大公報撰人海微瀾

說部。都數十萬言。書來索

題。爲賦高陽臺云。鏤雪裁

冰。吹香嚼蕊。生花筆有餘

妍。抱月懷風。芸窗夜拂吟

箋。安仁自昔才如許。算於

今遊戲偶然。笑無端。揮灑

烟雲。幻出情天。茫茫人

海飄零久。記春明十載。飽

看桑田。見說緇塵。近來也

到吟邊。尊前莫費新亭淚。

只書中密意綿綿。最堪誇。

慧業修來。未負華年。

悲慧君撰玉璫械札第二集

。屬爲題詞。余成減蘭一闋

云。美人何處。閉道高邱猶

有女。樹蕙滋蘭。贏得春來

淚不乾。可憐癡絕。密意

心頭向誰說。玉簡親裁。費

盡陳王八斗才。聞君此書。

係思其夫人而作。不日出版

云。

畢業上庠。南歸匝月。偶

啼紅舊稿。蕉窗聽雨小。知

出微涼。正雲屏靜對幽芳。

填此解。寄懷諸友。詞寄徵

甚日巴山重到。隔千里明月

紅衣夏老。黃花秋晚。誰與

招云。清遊回首觚棱遠。吟

娟娟。奈寸心如搗。

爭香。天街夜色昏黃。曾

懷都換愁抱。西北億高樓。

夏季諸花中。余最喜晚香

記嬋娟三五。結伴徜徉。敘

更何人憑眺。垂楊應自惱。

玉。晚妝初罷。相對忘言。

梁嫩蕊。鬢邊嬌影難忘。夢

對古陌斜陽芳艸。十載江關

因填夜合花用艸窗茉莉詞以

裏紛墮銀床。看枕函多少風

。千秋詞賦。誤人年少。

寵之云。玉骨無塵。冰肌勝

光。美人頭上。才人筆底。

煙水又南朝。蒼茫外。醉拍

雪。漢宮捧出新妝。月明似

都夠思量。

闌干一笑。呼起幾征鴻。寄

水。仙子乍試蘭湯。晚颺逗



洞仙歌

陳翠娜女士



東風樓外。記柳

絲如線。一種桃花學人面。

甚爪痕嵌雪。棋局拋珠。空

賸有。六曲迴廊相伴。斜
陽猶在樹。梅雨些時。蛙鼓
池塘已傳遍。別去未經年。
千遍思量。記不起梨渦深淺
。但一榻南窗漸生塵。共深
夜追涼。月明天遠。

其二

濃陰做暝。落蟬聲如雨。
鏡裏芙蓉作嬌語。恰枕痕熨



△梳妝

玉人清曉對妝臺。且把湘

月。綰恨鉤烟。平白地。印

皺幾分眉嫵。傍簾吹柳絮

。閒靜些時。花外銀鸚又相

妬。一縷紫簫聲。玉指參差

。記會傍宮牆偷度。任熄盡

荷燈不歸眠。指樓上秋河。

繁星無數。

其三

斜陽滿地。澹一重簾影。

茉莉斂頭向人靚。正飛泉噴

雪。鏡檻敲冰。悄悄地。深

院日長人靜。天鵝銀扇小

。搖動春葱。喚起秋風白雲

冷。鴻雁渺長空。不信相忘

。難道是歸期漸近。念水國

連朝雜陰晴。莫聽雨聽風。

又成愁病。

消暑雜詠

婉君女士

簾面面開。畢竟近時梳洗便

。綠雲早付并州裁。

△採花

碧荷香透小樓前。昨夜花

園樂之女婦

開一朵鮮。安置膽瓶吟楊畔。
伴儂消此困人天。

吟倡和時。睡起不知時早晚。
鏡臺斜倚靜敲詩。

收薄翠衣。為語鄰姬天氣爽。
開樽合逞晚風微。

△刺繡

蘭閨寂靜無譁。學製羅裙刺絳紗。
若繡雙雙蝴蝶隊。不如改作合歡花。

△彈棋

忽聽鄰姬笑語頻。歡聲解得翠眉顰。
好將棊局分高下。不運機心運智仁。

△餒鳥

庭前嬰武慣能言。愛聽時來坐小軒。
親手餉他紅豆子。學吟伴我到黃昏。

△午睡

偶看池畔宿雙禽。怕聽文君一曲琴。
欲領黑甜鄉裏味。暫時拋卻繡花針。

△嗜瓜

一枰棋罷正斜陽。碧玉盤盛綠玉香。
剖破明霞餐幾片。勝如冰雪滌詩腸。

△納涼

一鉤新月照彎彎。貪看雙星露濕鬢。
忽聽隔牆風弄竹。忙呼小婢把窗關。

△弄筆

小庭槐蔭綠參差。滿院蟬

△小飲

畫樓斜映月依稀。香汗初



夏夜

王曼雲女士





如辦的學校放暑假了。

假了。伊的舊同學娟也趁暑期開暇。從日州到上海來看伊的戀人濟順。便來如處盤桓幾日。如的家住在近鄉僻的所在。空氣很清新。距離公園又很近。伊們晚上常去公園納涼。如曉得冰是很愛公園園的風景的。所以趁娟在的時候。也邀冰來敘敘。作清遊時。也好多一箇伴侶。冰本是箇好靜不好動的人。因為伊的家住近鬧市。一天到晚。只聽得車馬喧闐。

到了夏天。常常心煩躁得好像火燒一般。所以接到了如的電話。便立刻坐車去了。雖然在路上要受一箇鐘頭赤日的曝蒸。然而一想到靜坐聽蟬噪綠蔭。偃臥聆蛙歌水田的幽趣。也就忘了烈燄炙肌膚的苦痛了。

如和娟都是活潑而好動的。冰和如的妹妹慧。卻是靜默寡言的。尤其是冰沉靜得幾同墳墓裏的死人差不多。伊們四人在夕陽沒入地平線下的時候。已經坐在池邊的柳樹下。這一處風景。是冰所最愛好的。冰是一箇多愁善感的人。雖平時沉默不苟言笑。然而伊的腦海中卻沒有平靜的時候。除了睡眠以外。無時無刻不在工作。但是伊一對着這明鏡似的清波。就能消去一切煩惱。消除無限愁慮。使伊脆弱的心靈。暫時得一些安慰。所以冰每次到公園。總是坐在池邊的。夜神的黑幕。漸漸地張大了。納涼的人。也慢慢地增多了。慧背靠椅子。仰視天上疎朗的明星。和幾片被晚風吹送的薄雲。冰卻抱膝坐

婦女之樂園

在草地上。注視水裏搖動的樹影。閃爍的燈光。聽娟和如正在低聲談話。好像對於娟的戀人有所懷疑。後來語聲漸高。卻是在談論娟的學校行畢業禮時的儀式。和且州人六月十八夜遊湖的興趣。娟說起話來很爽脆。并且操着一口且州話。有兩箇輕薄男子。也學着娟的語音。大談且州的風景。在黑暗中雖看不見這兩箇人在那裏。聽聲音推想起來。相距得十分遠。娟並不因有人學伊的口音。而中止談話。仍和如滔滔不絕的講着。伊在家鄉時。也常跟同學們逛湖濱公園。所見的越事很多。往往有許多不知自重的浮薄少年。碰了釘子。垂頭喪氣的溜出園去。同學們常說上海的F公園。也很多這種人。伊想上海是素以文明著稱的。決不會有這種現象。誰知經過數次觀察以後。覺得這種不知自重的人。較且州更多。這F公園簡直可算是造成罪惡的淵藪。這兩箇學舌的人。經娟這樣一說。也自覺羞慚。不再作聲了。

娟和如談話的時候。慧有時也攪入一二句。只有冰始終在旁。抱着冷靜態度。坐在地上。不言也不動。好像入定的老僧一般。後來夜深了。涼露侵衣。冰體質素弱。漸漸覺得不支。就倡言歸去。如娟慧三人走在前面。冰一箇人慢慢地隨在伊們的後面。公園中的燈很少。這時候又不是月明之夕。倘有人坐在樹下不留心細看。誰也不知道。娟等三人一邊走。一邊仍在高聲談話。說什麼獨身主義是不人道的戀愛

婦 女 之 樂 園

。是人生必須的安慰劑。人生本來是枯燥無味的。都是因爲有戀愛纔生存。總覺得有生趣。所以失戀是最苦痛的事。人的一生活。必定要有一箇安慰者。沒有安慰者。就沒有生趣。所以無怪失戀者往往要自殺了。伊們這樣很起勁的談着。誰知卻驚動了路旁樹底下坐着的一對正在囁情話的黃髮碧眼的情侶。男的僅僅擡起頭來。望了一眼。女的卻很現着惱恨的顏色。嘴裏并作噓噓的驅逐聲。伊們三人一些也不

曉得。仍是繼續着高談闊論。只有冰在後面看得很清楚。伊見了這種情形。心裏很覺得可笑。卻也很可氣。馬路上的路燈倒很亮。并很寂靜。只有伊們四人行走。涼風吹來。樹葉子發出颯颯的微響。樹影被風擺動着。往往把人的影子隔成幾段。有時樹和樹葉的影。裝在人影上。又好像一隻怪獸。間有一二被風吹落的樹葉。映在地上的影子。竟好像是隻小鳥在樹裏穿來穿去的樣子。冰只低着頭凝視那有趣

的影兒。而娟們卻輕展伊們曼妙的歌喉。唱着月明之夜中最動聽的一段。走近電桿木。有一箇巡捕正倚在那裏打瞌睡。慣會惡作劇的娟。輕輕地約齊了伊們。大家都特意把歌聲提高。將那好夢正濃的巡捕。嚇了一跳。伊們都禁不住笑了。他也只無可如何的對伊們瞪了一眼。過了一天。娟與忽忽地從伊戀人那裏來。說伊決定明天回去了。今天不再住到如歲來了。因伊的戀人要陪伊去玩一天咧。如也不強留伊

婦女之樂園

。不過約伊到W州去教書時。繞道來上海一行。慧和冰都是不善辭令的。僅僅於送出大門時。道聲珍重。如卻一直送伊到公共汽車上。纔握手道別。

冰和娟的性情。雖截然不同。但冰倒惦念着伊。常常向如探問伊的消息。如說娟在中秋假期會到上海來過一次。不過沒有到如處來。後來伊來了一封信。是在病後寫的。語意之間。竟改變伊向日的人生觀。而趨於悲的方面了。以向不作失意語

的伊。竟至傷心痛哭而致疾。伊雖不明言原因。然而猜想起來。總是和伊的戀愛史上有關係的。

光陰過去的真快。沒過幾時。第二箇夏天又來了。如辦着暑期學校。約冰來助教。晚飯後。伊們仍常常到F公園去納涼。冰和慧仍是很靜默地坐着。如卻只顧和伊的戀人低低的情話。娟呢。一年來也沒看到伊的踪跡。冰因向慧探問娟的近狀。慧說伊自從情場失敗。便致力於教育。上海是伊視為傷心

之地。再也不來了。如聽得伊們談論着娟的事。便加入談話道。『娟究竟癡心未死。』上回還寫信叫我去訪濟。

探視他的近況。我因濟既和別人結婚。又早和娟絕交。我和他又沒見上幾面。現在去訪他。實在太無意味了。所以終沒去。其實也不能怪濟薄倖。他們倆自交友到戀愛。已有數年了。娟因為家庭間不能通過。所以延擱着。不會訂婚。娟的家庭很慕虛榮。伊的親戚們都是嫁給鉅富之家的。娟是獨女。伊

的父母要有珠鑽飾物爲聘的。纔肯允許。濟家雖也薄有資產。但是弟兄很多。平分

起時。也就所得無幾。置備不起珠鑽首飾。娟叫他省儉

些用。在月薪裏多提幾成來

。儲蓄數年以後。就夠作訂

婚和結婚時的費用了。但是

濟以海上生活奢侈。每月所

入。只夠使用。積不起錢來

。而年將三十。且此挨延下

去。豈不是一生沒有成家的

希望了嗎。所以他和別人結

婚。也自有他的正當理由。

不能十分苛責他。只怪娟自

己因循的不好。

『海可枯。石可爛。情人

之盟不渝。情人有令。雖赴

湯蹈火。亦所不辭。這都是

表示情愛的真摯的。濟家有

薄產。月入百餘元。能稍節

省些。豈不數年還積不到一

些婚費的。爲甚麼不守情人

的約言。要效那執袴子的奢

侈呢。據此看來。還是濟對

娟的情愛不真。』冰持着反

對的論調。駁翻如的意見。

如也不暇和伊爭辨。仍回過

去和戀人密語去了。

晚風的力量很大。吹得水

裏的樹影劇烈地擺動。水面

上起着微波。這時冰的腦海

中也不似以前的平靜了。聽

了如的一席話。引起伊無限

感想。其實又和伊有甚關係

呢。慧看着冰那種凝思欲泣

的神情。不禁低吟道。『吹

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冰

聽了。只好勉強對伊一笑。



我還是愛他

星雲女士

婦女之樂園

伊兩眼流着悽慘的淚。自己默地想起了過去的一切。想起目前的狀況。更想起了伊的家鄉。伊的眼淚珍珠一般地落了下來。泣箇不住。在微弱的泣聲中。只聽得伊的長嘆之聲。伊是父親愛似明珠一般遺下的女兒。是母親當做寶貝一樣的撫養大的。伊在十五六歲時候。還是一箇很慈悲很老實的人。甚麼事情伊都不問。一味過伊獨身的生活。很歡喜清靜而不要朋友的。到伊高興的時候。同伊母親講幾句閑話。

不過這卻是很少的。伊一人老是坐在書室內。看伊所愛看的書。現在卻是很奇怪的一件事。伊忽然的離開了伊的家庭。出外去了。究竟伊爲甚麼忽然的要離開伊親愛的家庭呢。

啊。伊——伊現在有愛人了。伊到伊的愛人那裏去了。伊既願意到伊的愛人那裏去。撇去了家中的一切。多是爲伊的愛人。愛人比什麼都好。因此伊把甚麼都犧牲了。甚麼都不要了。伊既然這樣的愛他。一定和伊的愛

人過着伊們戀愛的快樂的幸福的光陰了。伊爲甚麼現在還要流淚而不快呢。這是使人難解了。因爲伊爲伊的愛人分上。離了伊的家鄉。犧牲了伊的一切。真心的愛伊的愛人。切骨的愛着他。誰知道了伊愛人那裏。不久就被伊看出來了。伊的愛人不是真心的愛伊。既然不愛伊。爲甚麼要寫信去叫伊來呢。因爲作小說的人。最會造謠。非造謠不能成書。所以他對他愛人。亦是這樣玩弄伊。這豈不是一件極可痛苦

圖 樂 之 女 婦

的事嗎。要談愛情的兩箇字
。是最不容易的。要雙方有
愛。要雙方有同情。而要同
患難同甘苦。這樣的愛情纔
是真的。伊無論有什麼事。
伊的愛人明明是看見的。只
當沒有看見一樣。還要問伊
甚麼事呀。你用得着這樣的
煩悶。請告訴我吧。他這樣
的問伊。不知道伊心中的悲
傷。你明明的知道還要問我
麼。這是你對愛人的好意麼
。有同情麼。伊有這般的傷
心事。也是爲伊的愛人。假
使伊不離開家鄉。就沒有這

樣的事了。所以伊愛人帶着
冷淡的聲調問伊。更使伊傷
心到極點了。啊。他不諒解
我。還有什麼人能諒解我。
唉。我真悔恨已遲了。我決
意離開他。回故鄉去。不。
我不回去。恐鄉鄰見笑。到
我朋友家裏去。再想法子吧
。我寫封信留給他吧。啊。
我老是這樣想。可憐我沒有
勇氣離開他。我被他束縛住
我了。我不能走。但是我一
定離開他。非離開他不可。
他現在對我這樣。以後的日
子正長得很。我怎樣的和他

過下去。我是一箇再不能受
氣惱的人。因爲我從前過的
日子。不曉得怎樣是煩惱。
怎樣是痛苦。我的鄉鄰都愛
我。我的父母都愛我。我沒
有受過痛苦沒有受過煩惱。
老是過我自由清靜的生活。
可是我到了這裏。什麼都受
到了。但是他很有假面具。
很有假同情。他快樂的時候
。呼喚伊撫弄伊。『親愛的
人兒。我愛你。你不要撇掉
我。不要離開我。你假使離
開了我。我就離開這世界了
。你要永遠地愛着我。』他

說了這幾句話。更引起伊的傷心。任是在快樂的時候。也會流下淚來。伊老是哭着。什麼話都不說。兀自的哭箇不住。現在伊的身體真哭壞了。但是他呢。他的脾氣真不好。只是做出不問不聞的樣子來。直至他的愛人哭得死去活來。纔肯想方法去安慰伊。勸告伊。哄伊不要哭。所以伊想到他有時也有安慰伊疼愛伊的地方固然是好的。但是伊總疑心他不是出於真心呢。於是伊就害怕起來。可是他現在究竟是真

心愛伊呢。還是欺騙伊。這箇問題不能解決。在伊的心裏中輾轉地想念着。假使他真的是欺騙伊。可憐伊也沒有勇氣離開他。離開了他難道不能過活嗎。但伊還有伊家裏的人很深切的愛着伊。伊還有許多朋友很深切的愛着伊。不過伊呢無論怎樣恨他。怎樣惱他。禁不住他「妹妹：妹妹：」一叫。伊的心不能自主了。醉倒了。聽他撫弄了。可是我最恨女人們的心。生得這樣不堅定。爲什麼這樣容易被誘惑呢。

可是伊全是爲了愛他的緣故。伊雖恨他。還是切骨的愛他。他出去了。伊又要想起過去的一切了。伊的怒氣又要湧上心來。伊的眼淚又似雨一般地流下來了。伊除了痛哭之外。甚麼勇氣都沒有。伊這樣的恨着他。他真是箇沒有良心的人。沒有肺腑的人。我這樣的愛他。願意一箇人坐在家裏過寂寞淒涼的日子。肯受痛苦。共患難。他卻對我這樣沒有同情。我真恨他到極點了。可是我最恨我自己。他既對我沒

婦女之樂園

良心。沒愛情。我爲什麼不拋棄他。不離開他呢。總之還是爲了沒有勇氣的緣故。和他過的日子雖都是很淒涼的。但是從淒涼中能覺到還有一種快感。一種幸福。所以我雖恨他。萬不能離開他。離開了他。我就覺得離開

這世界了。什麼多不稱心了。我現在忍耐着我的傷心。我的痛苦。依然真心地愛着他。同他過下去。等他真的向我表示不愛我的時候。再走我的路吧。因爲目前他沒有向我聲明過。所以我仍是很愛他的。因爲我的自由早

給了他了。以後我自己再不能自由了。我只好聽他的命令。由他的使喚。一切都依他服從他。由他怎樣的無情吧。我還是愛他。深切的爱他。



位地通普	裏封與頁底	位地	廣告價目											
元五十二	元十六	面全												
元五十		面半												
面議	另行	刷須	別印	他特	及其	印以	紙色	用彩	年或	登全	目如	期價	係每	以上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月一號出版

紫羅蘭第四卷第七號

編輯者 周瘦鵑

印刷者 大東書局
上海格致路一百號

發行者 大東書局
上海福州路百十號

分發行所 大東書局
廣州 梧州 汕頭

大零洋售三每角册	郵費		目價	數册	期時	定報價目
	外國	內國				
	四分	一角六	元六	冊四廿	年全	
	七分	角三	元三	冊二十	年半	

